

會要
巳

憲宗朝
辛丑
壬寅

卷

4078
12-6



伊弉門
號4078
卷12-6

觀報畧記卷之七

自辛丑正月

正月備邊司以李應植為統制使李源祚為濟州牧
使○以李敦榮為全羅監司○領府李相璜判府朴
宗薰右相趙寅永禮判徐熹淳禮叅尹秉○禮議金
洙根請對入侍啓曰今日求對宜為大王大妃殿下
上箴之請也我慈聖之德之功自有方策觀感非臣
等所敢形萬一而甲午以後七年之間國家之得有
今日是誰之賜保護我聖躬訓迪我聖德永奠我宗
社萬億無疆之基協和朝象則雨露霜雪各適其宜



哺育生民則帑藏稅供靡有所惜斯皆神人之所共
悅朝野之所共祝而至若簾儀誕撤長樂願養斷自
守經之慈衷式踐臨政之禮意光明卓越古昔罕倫
功德有如是之盛賢冊膺必得之名乃萬世經常之
義亦我家金石之典此非但臣等之言又非但八域
臣民攬手同情之願以我殿下無窮之孝顯揚宗報
之方實在於是雖以慈聖撫謙之衷其於遵列朝已
行禮闈聖上篤至之盛豈可一言而即允乎此與前
之所請義愈精而禮愈顯今三陽載新庭消吉赴此
舉行有不可緩之等口於前帝奉承俞音而退伏乞

仰稟慈旨亟降成命上曰此乃予小子夙夜顯祝
者卿等之言如此當仰稟八王大妃殿後下教矣卿
等姑為退待可也○賓廳啓曰臣等際國家罕有之
慶稽祖宗已行之典爰自撤簾命下之初既已蕝端
於慈帟之加隆矣迺者前席綏之陳請寔天理人情
之所不容已八域含生之所顯祝也泥金檢玉備其
禮也摸日繪月稱其可也慈德因此而益闡聖孝因
此而益光列聖朝在天之靈因此而益有悅祿則臣
等之齊轂仰籲是豈可已而不已者乎惟我太母殿
下德符姪姒功兼勛華履翟禴之位贊龍飛之運坤

化溢于宮掖陰教被之海宇維葛之頌四十年如一日而保佐我聖考啓迪我神孫本支之衍永基千億此又配美於思齊生民之盛者也及當甲午崩圻之度國勢綴旒岌岌而有莫可扶持之危則勉御簾帷翊護冲辟夙宵憂勤不遑自寧饒饒之患恤則頻減正賦服御之儉約則每損上供而蕩邪穢以明人彝討亂賊以嚴天紀逆克奠邦基於泰山磐石之安拯民生於溝壑殿屎之中首尾七年之間凡維持而鞏固依賴而涵育者繫誰之賜也宏謨丕績史不勝書欲報之恩際天濤也一我聖上誕撫鼎之盛籌親總

萬機我太母光擬聖訓之簾願養長樂斯自慈衷溟蕤慈教錫景命於方進斂神功而不有此誠泛古后妃所未有之盛德大業而宗祊之幸臣民之福有不可形容者具所以揚徽闡烈報答洪休之方以我殿下卓越之孝固當靡不用極而臣等之言斷非無稽之文則太母殿下亦豈徒執謙抑俾曩章墮而縛儀缺也耶臣等嘗聞謙之義意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己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曰亨臣等之所以望太母即惟曰天道下濟地道上行而太母之所以處臣等不以屈躬不以後己則烏在其為謙亨義哉且念

我太母戊戌濟五之齡已亥望六之壽暨今年母臨
四紀之慶會天祿荐至抃歡深切禮首進禱每援舊
例而慈教恩摯終斬允俞臣等切伏以為茲猶事屬
慈躬容可以自附將順之義仰體謙抑之衷故雖不
得不齋儻而退然而今者仰請之禮不徒為彌張賁
飾之具也自有先后之故事已成我家之恒典負無
疑而後不惑則又非與事屬慈躬可以將順者比而
論也昔我純祖之所常準請於貞純大妃者今不能
得之於太母則非所以善循也我貞純大妃之所嘗
勉循於純祖者今不計之於我殿下則非所以止

慈也惟我太母殿下以歲念及於此則又豈待臣等
之屢懇竇啓請禱事體至重不得請則不敢止伏乞
積誠仰稟亟舉盛禮庸於舉國胥抃之忱焉荅曰知
道卿等之有此竇啓誠為得當而以此屢稟慈衷尚
未得勉回尤用切問○竇廳再啓荅曰知道予於昨
今連陳不可不勉循之義而慈聽逾邈正不知如何
為當矣○竇廳三啓荅曰非但卿等之言俞切予小
子仰息亦既屢矣尚未能仰格慈意只以誠淺為愧
矣○庭請啓曰臣等聯徹三啓顯俟一俞其言則舉
國莫過之願其事則列朝已然之禮齋誠軫悃擯手

齊祝昨又伏奉批旨下者宸衷懇至於仰勉慈意愈切於冲挹開納之命歷日尚新臣等抑荒闕塞大失所圖不避煩複之懼冒此必準乃已者即人情之所同得而天理之所當然豈徒率由舊章用遵彝典而止哉洪惟我大王大妃殿下之功之德如堯如舜與天地合並日月明四十年母心一國悠久博厚克昌聖嗣永紹靈長厯澤深恩滄泆含生通神化於八域厚品亨於萬物翊贊純廟熙皞之治啓佑聖上艱大之業暨乎裘冕之抗七年慶動敬天愛民造次於是進賢斥佞靡不用擇伴護我聖躬綿垂我國如髮之

國步莫為磐泰之安心棘之時憂化為太平之象使我五百年宗社得保存今日肇固基命浩業無疆此皆我太母之賜也聖曆昌盛親摠庶務寶籙光徹不待詢謨正大明赫：卓越此又歷代聖后哲妣之所未能及者也克符姪姁而彤管之所不可勝書遠邁宣仁而瑤函之所莫能揚徽其寬勲偉烈顯聞至善無待金石布在簡策有非臣等淺拙之辭所敢形容萬一也傳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名臣等今日之請即皇天祖宗眷寐太母篤棊我聖上景祿俾熾吉祥荐臻孚應之至自有不期而然者稽之於天百

福攸降驗之於民羣心已洽錫玉泥金尊天畫日非
直為一時翬美而夏天之既也順民之情也達不悖
頁無疑而侯不惑也臣等非不知兼德偽謙聖不自
聖而此國朝之成憲也我太母怙惟諄勲：我聖
上亶不外於法成憲則臣等所以仰請於淵鑑炯
格於慈聽者亦不外於是所以殿下光大之孝婉愉導
達申復敷陳則惟以太母謙：之聖衷亦豈無感回
達孝心慈勉泛之理乎節文所以合天理也後則所
以起人情也夫可補光於慈德有裨於聖孝冀望之
羣情亦序因此而小：茲敢相率百官咸造大庭齋

沐授籲更漬崇聽伏願殿下懋積至誠更加勉回亟
允所請以副臣民顙祝之望惶恐伏啓答曰知道自
遣奏而賓啓自賓啓而庭籲蓋見卿等大同之息而
慈意尚靳職由予小子未能積誠耳○庭請再啓答
曰今始得蒙慈教誠萬：慶幸矣○傳曰工判許進
金左根除授○初十日親臨仁政門朝參○傳曰祭
酒亦啓幹三朝禮遇之臣年既大耋合施優典臣卿
陞擢○傳曰予於李鶴秀事有洞豁者矣其罪固甚
構慈聖之所燭悉而予有承聆於平日者尚此假貸
持已舍之大德也在今日立天維定邦紀之道不容

不明示予意李鶴秀施以椒子島荐棘之典○右相
趙寅永袖劄畧曰今日卽殿下親搃萬機之初也天
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斬向深切時則青陽布令端
門視朝暢至化於薰腴澤多方於顯昂隆樂之基自
此伊始豈不休哉豈不美哉然而此正書所謂罔不
在厥初生者也自夫一言動一施措之間治忽係焉
興替判焉其機惟微其應甚著臣未敢知我殿下將
何以奮蕞興起大有攸為俾克仰答而俯塞也頃於
太母殿下撤簾之日若曰敬天愛民勤學親賢主上
其勉之大哉言乎凡為人主之御世絜矩為治經領

咸有於此而亦非列之以來相傳心法也雖堯授舜
舜授禹其又何以加之殿下為曰慥、服膺斯訓戒
之慎之罔或有墜則三五寇蕩之盛將訖而俟也惟
然殿下寶齡已屆於志學庶政未悉於明習則臣又
未敢知如何而為敬天之寶如何而為愛民之本如
何而為親賢勤學之要領乎是必有啓蕞之開導之
而後可以入德可以造道不如是則惟以不世之姿
生知之性恐於泄然無下手處也臣故曰不特此也
而而已自古聖人成己之要不出於咨訪二字而請
以徑傳所載一陳之竟之疇咨也夫以四聖之聖何

待身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而推其聖不自聖聚智為
智匹夫之言一得之見罔有不取不以冕旒之疑而
有所蔽堂陛之截而有所腐故所以為明四達四有
天下一身氣像者也肆惟我聖朝成憲尤戒於此月
六之對日三之講以至常參輪對無非所以咨訪治
道而臺閣言議之臣又不以此論也斯皆彰明較著
非臣無稽之言則在今臨政求治捨此事何以哉第
其咨訪之道貴在兼聽必使上下之情有所孚踈迹
之踪亦得自達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事不得其實
而擇其善者而從之然後始為取人為善之方也其

要又在於容諫諍而必聽納夫咨訪而無諫諍之言
則非咨訪之本也諫諍而無聽納之舉則非諫諍
之本意也然則三者之中尤以聽納為重此所謂非
知之難行之為艱者也今欲承祖宗艱大之業近天
地靈長之運以阜兆民以靖四方則凡係作為之具
更僕難數而撮其最急最要而不可緩者則臣愚淺
見以為莫有先於咨訪也諫諍也聽納也夫人主一
心為萬化之本苟欲端本而立極則非致知無以明
其善非格非無以新其德而致知在於咨訪格非在
於諫諍翕受敷施之美又專在於聽納之必以誠也

然則從欲之效倏志之應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殿下
不以臣菲薄使之周旋於講讀之綴出入于訐謔之
列亦既平所臣伏覩殿下英睿之姿夙著冲年明達
之識邁于百王而一年二年沁之泄之聖志未能擴
先聖學未能加進者正以其英睿也故有邈視羣下
而咨訪不及之歎以其明達也故有斷自宸衷而諫
諍不徠之患雖有願治之心而無求治之實故也古
昔明王不式亦入之道不為是矣古人云君能納諫
不能使臣必諫上真納諫之君臣能諫不能使君必
納諫非真能諫之臣所以稱違易於逆耳轉圜難於

虛心也於戲殿下所處之位其重何如所續之業其
艱何如而臨乎六年之間賴有慈天丕覆於上垂拱
仰成德洽寰宇而今則東朝之簾撤矣北宸之位正
矣殿下負荷之責視前日尤有所萬倍焉則以我殿
下之明聖亦豈不惕然而憂懼然而懼哉答曰卿忌
三条陳勉益見卿眷之憂愛予雖否德可不銘紳而
服膺○玉堂在日聯劄畧曰臣等俄於前席略效沫
飲之義冀蒙允俞之音忱誠未格天聽逾邈臣等裹
情惟甚轉激屢瀆亦涉悚惶不得已退歸直次相拜
聯劄惟聖俯察焉噫彼李鶴秀之罪可勝誅哉以天

生奸妖之性素抱凶逆之私平生伎倆真非貪權而
樂勢晝宵營為都是裾家而凶國其前後負犯之真
贓已悉臺啓今不必更事架疊而及伏見傳教下者
嚴於鈇鉞凜如霜雪臣等奉讀未半不覺髮豎而膽
掉國家何負於渠而反懷疑懼潛抱怨懟畢竟搆
之慘計敢售於真重莫嚴之地此誠載籍以來所未
有之逆慝也惟我純祖翼考既察其奸將而斥之亦
我慈聖殿下實埽其凶國而明詔之其無將不敬即
三朝罪人也在一初立徑之道似此奸凶之徒鞠其
情節覈其根窩使人討大行即王政所當然而今此

島棘酌處使之太_座次乞聖明淵然深思亟允臺請
俾兇賊懼而輿_座於海焉不允○兩司_座聯劄答曰
罪人處分自有酌量前席洞諭亦無餘蘊何為此更
煩也○副學趙斗淳疏請拿鞠尾陳辨職例批○時
原任大臣_座聯劄畧臣等昨於前席伏見罪人李
鶴秀處分之教義締之光明弊意之嚴正可懲象魏
而歸衮鉞臣等固欽仰萬_座有所知一初首揭之刑
政也然彼李鶴秀負犯何如凶係何如其於天維邦
紀之自干者固已悉於臺啓畢露於聖旨而我太母
殿下所洞埽則無待乎臣等之更事矣陳而即亘古

以來倫彙義分之所未聞者也無將之誅不道之刑
猶不足以快一國共公之讐洩十年積鬱之憤而當
律未施酌處遽下臣等憂惋中聯效爭執辭拙誠
淺未蒙俞音退惟臣等名忝大官況之鷹鷂之誠又
自沐浴之義有臣如此慚痛欲死噫如鶴賊也竭之
凶毒也鬼蜮之憎秘也唯因慈天之好生咸得幸逢
今當太陽之赫臨無所自逃及其正罪定律止於島
棘則自有懲討之舉未之有也典憲自此墜壞孰逆
無所懲畏而國定無窮之憂有不可勝言者也臣等
終在繞壁不容終身茲又相率仰瀆伏願殿下洞然

深恩廓揮軋斷亟命收鞠之命以伸王章焉答曰卿
等之言非不嚴也尚今假貸即由好生之大德也如
是酌處亦由好生之仰體也前席洞諭已罄予意卿
等老成庶當諒悉矣○金吾堂上座目聯疏答曰李
鶴秀事自有酌諒則王府體當以命令為重何可爭
執乎即速舉行更勿煩陳○三司座目合辭啓曰罪
違從古何限而豈有如鶴秀之至凶絕悖者哉虺蜮
賦性伎倆則戕人害物褻撓其心徑營則凶國褻家
世守龜祿之悖論背馳國是為賊立幟其奸吐逆賜
所由來者漸矣及其備蒙恩造歷踐華輿則患得之

在心轉成驕溫貪權之不足而愈益跳浪千妖萬惡
咸萃一身而此在渠猶是薄物細故賊孽醜釀之罪
從露無餘自知難違則始生疑懼遂懷怨懟遂敬貫
盈之惡締結有素卒與同悌則積有揣摩恣肆狼毒
必欲讐視我國家壞亂我朝廷貪天為功悖習莫掩
於矯誣謂時可乘凶蓄莫急於煽惑至以甚措措計
敢試於莫嚴莫重之地包藏則至今陰秘也排布則
絕 狠惡也其無將不敬干紀數倫之逆節即載籍
以來所未有者以幸賴聖鑑允昭惟奸萌之庸折特
錄大度之涵容致遠心之尚遠一國臣民痛心痛骨

誓不欲共戴者取在久矣惟我殿下熟承慈聖之教
誨久有洞慮之悟悉乃於一初首歲立徑定紀之會
先舉其惡洞訪罪犯正 嚴截如禹鼎之昭姦構徑
之示戢久屈之王章將伸積菑之輿情庶泄而凶如
此賊逆如此賊不為設鞠而窮覈遽從惟輕而島首
使彼妖腰乳領依舊假息則國有典憲寧有是哉此
臣等所以登對而進陳之聯籲而固爭之必欲格回
天聽不得請則不止者也我殿下何不念及於舉國
同報之討而一例靳持不賜惟允乎憂憤之極茲敢
相率仰籲伏乞聖明穆然深思亟恢轉圜夫允鞠覈

之請以為得情 朕明正典刑之地焉答曰已諭於
前批勿煩○三司座目合辭再啓答曰已諭於前批
勿煩○三司座目合辭啓答曰已諭於前批勿煩○
三司座目合辭再啓答曰已諭於前批勿煩○諭祭
酒宋啓幹處予聞周公之訓曰耇造德逢任之言曰
人惟求舊此古昔盛際代天工而興化理者又於親
賢敬老而先之者也卿以三朝禮遇之隆處一世師
表之尊士林之所矜式朝野之所倚望垂四十有餘
年于茲矣予自洞服之初僕卿幡然而勗予而迪予
不啻如飢渴于中誠禮淺薄嘉歎莫回三再敦勉

悌於虛文備具而一不勝愧歎自茲晉擢非曰吾與
爾庶之直由予小子尊賢術道旁求仰補之義耳矧
今簾儀誕擬萬務之繁在予渺躬顧以寡昧夙夜所
以祗敢不于前寧人固切惟終而惟以卿愛君憂國
之誠言之豈復一向避棄予之願否大耋康
強天所以佑君子也而春煦漸暢尤可以有卿其
勉回初心刻日造朝宥密我基命緝熙我典學是予
區、之望也行都承旨李景在製進諒副司直宋來熙處惟爾
故家之世裔也先正之嫡傳也若念冲子春禮之隆
重前人休戚之與同則庶幾幡然造朝弘濟我艱難

而自予嗣服之初，能爾旌掖之謠，而奈此誠禮之未
學尚爾邁、茫、莫回，雖予之極知多愧，而嗟爾之
不能無也。以予寡昧，承祖宗艱大之業，幸賴慈天
之七年，履臨垂拱，無為今焉。東朝之簾儀已撤，而予
亦係志學之年，勇撻親搢，而效愈邈。庶績多艱，而治
不終，其專由在學業不靖，補導無人。章句訓詁之間，
無緣臆禪補之力，故也。歲之首月之元端，以視朝，即
是近訪羣臣之義，而改頒飭儒，宿學心得，而躬行者
盍之左右，委之以啓沃，開導之責，此為今日急務，苟
求其人，舍爾伊誰。是予心之所斬，向者也。朝野之

所想望也。士林之下

也。舉皆以爾為悌，而亦莫

不以爾為先，以爾平日山斗之望，致澤之志，今何可
一曰邁、長往不返，以妨諸儒賢，旁招求助之美事，
乎母謂寡躬冲藹，無足與有為，亟念新學，就將之迨
此不可失，即日登途，以副側席如渴之恩。左承旨前
章煥製進
諭副司直成近，默處爾之膺，往送之選者，今已久矣。
予之動干旄之招者，亦已屢矣。誠禮未盡，遐遊莫回，
悵然之餘，深用慨然。爾是誰家人也。其來詩禮茶飯，
徑傳士林之所矜式，朝野之所想望，予安得不如渴
思飲，必致乃已哉。願予寡昧，親搢萬機，此時輔導，啓

沃之任不得如甬宿德之士則將何以致典學之功
成遂效之治乎哉念我穆陵盛際甬家先正贊左右
之至今赫々人耳目豈何曾淑其身固守東岡以不
出為高也今予之所期於甬者即先正所以事穆陵
也矧今三陽載新講筵將開以對天懋時予方自勉
此降側席之心倍切于中甬其勉回考槃之志以副
繫駒之誠上以補予不逮下以趾厥先美毋孤予愛
企之望焉在承旨金
學性製進諭副司直金仁根處粵予歲之
首惟月上旬端門視朝咨訪羣工深惟為治之要蓋
莫先於崇儒禮賢二位前後敦勉亦既屢矣握瑜懷

瑾自甘永夫乃能走為皎駒難執實由予涼德淺誠
不足相孚而亦不能不為甬惜之甬以忠賢世胄濡
染庭訓予惟未及見甬不問可知為當世賢者三推
啓沃之責衛道扶世之功尚有賴於林下諸賢甬惟
欣肥遯於衡泌之間且可得乎意敦尚儒術即我列
聖朝相傳之家法也甬家先正洪贊明命朝野為之
型範士林為之矜式予所召即先王之禮也甬所膺
亦先正之職也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國功四攸行甬亦
曷敢不于首先正遺烈是則也又况慈聖之丁寧詔
教不越乎動學親賢四箇字在於五招延之列者宜于

于然來甬尚朝夕左右迪予一人用春揚光此所以
寤寐翹想必欲致之朝端者也顧今慈微丕闡八域
普歡其在同慶之義寧容駕屨之後曉彼東江一葦
可抗茲旋敷行用替笈帛甬其勉回避心即日幡然
責我盛典補予不穀以副虛行凝企之望左副承旨尹○秀製
○賓廳會議大王大妃殿加上尊號議冊于親受○三
仁政殿大王大妃殿加上尊號議冊于親受○三
司諸臣有時急稟達事來詣閣外請對矣傳曰今日
豈伏閣之日乎即為退去又啓曰三司諸臣以為臣
等非不知今日煩以甚悚而亂送未勘懲討時急不

敢不相率叫闕雖大承退去之命更為冒悚求對矣
傳曰已諭於前批勿煩即為退去又啓曰三司諸臣
以為連伏承退去之命而未蒙召接衷情益激茲敢
冒悚更為求對矣傳曰已諭於前批勿煩即為退去
○上冊都監玉冊文製述官右相趙寅永禎差上護
朴倚壽書寫官吏判洪敬謨禎差上護權敦仁樂章
文製述官知敦申在植禎差戶判趙秉鉉玉寶篆文
書寫官判府朴宗薰上護金履載都廳曹雲承申錫
愚盜造官李淳榮沈熙淳朴大素○政院啓曰三司
諸臣以為存伏承退去之命遲懇未伏常憲奉情轉

益泚鬱末由退步更敢求對矣傳曰已論於前批勿
煩卽為退去又啓曰卽者檢閱沈敬澤謂有維規陳
疏往出原疏才已退却矣所當直捧禁推傳旨而此
與無端往出有異推考警責卽為牌批入直何如傳
曰允○傳曰罪人族配之以臺啓方張不得舉行為
王府不可違越之格例云則章記前津疏、後章
記果皆得當乎嚴飭該府斯速舉行○改院啓曰三
司諸臣以為君讐國賊尚違王章臣等之歷日叫閤
實非可已而不已者屢伏承退去之命而萬無退去
之道更為冒死求對云矣傳曰已論於前批勿煩卽

為退去又啓曰三司諸臣以為屢承勿煩之教退去
之命而三天久在輿情轉激得借方寸之地快蒙先
命之前實是臣等拚死叫閤之日不避嚴誅更敢請
對云矣傳曰勿煩退去○三司諸臣以為鶴賊之逆
節顯戮而稽必欲碎首力爭卽奉下大同之情臣等
寧被違命之誅不敢退得一步冒萬死更為求對云
矣傳曰斯速退去又啓曰三司諸臣以為又伏承斯
速退去之命盡日呼籲未能格回天聽莫非臣等不
誠無狀之罪而懲討亂逆卽臣等之職也未蒙俞旨
則有進無退而已更為冒死求對云矣傳曰斯速退

去○右相趙寅永所啓今年卽我英廟建儲之再回
甲也伏想聖慕深切羹牆而伊時誣獄之慘自開國
未有也然而諸臣之事皆在壬寅惟太學生尹志述
以捲堂所懷中甫廟誌文事為凶徒所搆首被慘刑
蓋其秉執之嚴樹立之正足以明先王之志事扶義
理於千株而暇享維復於津祠馳贈只止於臺職後
承零習香火不緬其實忠志之士尚今掩抑者而百
年之間士彙摧沮駸然莫敢振起誠非細憂也嘗
在正廟辛丑有寃死諸臣遍脩之舉此當從後更稟
克闡循述之義而先臣贈持平尹志述加贈正卿施

以節惠之典仍錄也以示褒獎詞恤之意則具於
培植之政不為也且補而似此明白之事不必待也謹狀
聞而議謚亦以此也付瀛館何如上曰依為之又所
啓臣於削科人李維謙事竊有也愚見矣維謙之
赴舉時其父罪名尚在冊書則以此削科固為當然
而其父之爵秩既復其子之科名仍削非但其家之
呼寃抑亦公議之也裕庶有足為盛世也千和之端故敢
此仰達削科人李維謙特為復科事也付何如上曰
依為之又所啓儒賢賜謚載在法典而故也贊善宗禕
圭吳淵常俱是在法應謚者也第淵常生前爵秩只

為三品特贈正卿并為議謚而在前儒賢之臣或有
不待謚狀之例今亦依此施行否付何如上曰依為
之○金吾堂上聯名上疏答曰如是為引王府則常
以命令為重即為舉行勿致辱煩○政院啓曰三司
求對傳曰此事之如是爭執非曰不然而前有大臣
之劄批矣慈意之不可不仰體者皆有而十分酌量
須悉此意勿煩即退○政院啓曰三司諸臣以為今
下聖批鄭重溫淳不勝感惶而臣等竊以為王章之
當洩而伸節所以仰體慈意今於所少誅之遲愆何
以終屈三尺之嚴乎果情轉急未暇畢辭惟願亟借

方寸之地悉陳沫後之義云矣傳曰已悉論矣勿煩
退去○三司諸臣更為求對傳曰前後批諭已悉予
意而一向煩稟殊極未安是果臺閣懲討之體不得
不然乎伏閣三司并違差○副應姜必魯有時急稟
違事未詣閣外請對矣傳曰既有處分則又何以伏
閣更煩乎罷職○掌令韓啓源副修沈敬澤林肯洙
請對傳曰又何煩稟并罷職○持平李魯確請對傳
曰又何煩稟亦為罷職○修撰俞象煥請對傳曰又
何煩稟亦為罷職○傳曰王府事誠駭然矣懲討自
懲討命令自命令如是而稽滯是亦格例乎更為嚴

飭使之舉行○義禁府草記李鶴秀全羅道靈岩郡
椒子島若棘事傳曰允○大憲朴永元執義李殷相
持平洪在重正言李魯確等所啓臣等俄者傳啓時
李鶴秀事伏蒙當下處分之批臣等退伏前席恭俟
俞音及伏見傳教下者乃有鶴秀椒子島若棘之命
臣等相顧愕然不勝憂惋之忱噫彼鶴秀干犯莫嚴
之凶罔逞節即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也至
今暇息已切樂情之沸鬱而今於洞諡其罪惡昭布
其奸狀赫然處分之日不允鞠覈之羣情遽施島直
之輕典其為刑政之失當如何而罪逞何所知懼哉

伏願更加三思克允臣等之請待其鞠覈夫施典刑
寫上曰已諭於大臣之批矣此余當在金吾堂
上聯詠條之上○今
初十日朝參入侍時右相趙寅永所啓臣聞治國之
道莫先於養民、之治莫先於獎廉蓋以旌別其
善俾有獎美而其效在民國故也我列祖以來皆有
清白吏之選生者進秩死者錄後克成一王之典憲
矣曾於正廟有命薦清白吏之舉而伊時故相臣尹
退去故相臣趙顯命所宣故判敦鄭亨復故判
書尹容故左尹韓德弼故副學李秉泰故兵使許晶
等五人請歸清白吏奉卽已蒙允而因循未果舉行

寔至先朝乙丑故相臣韓用龜達白始為入錄矣以
此選錄并有輿論有不容參以私意則許久難慎遂
至曠闕亦欠典也今令應薦諸臣各薦可薦之人更
加考核以備添錄實係勸獎風勵之道故敢此仰達
矣上曰所陳甚好依為之又所啓大護軍柳和源已
陞資憲而排望之人不得擬資職云矣曾於先朝時
故判書白師閻階為正卿以朝臣父有判尹特除之
命今此柳和源之處地履歷與之相同而事係恩典
惟不敢自下仰請至於知中樞則或有單付之例令
該曹待開政作單單付恐合優老之典故敢此提單

矣上曰既有白師閻之例漢城判尹許通柳和源除
授○備邊司以內致成為咸鏡監司○大諫韓鎮床
司諫李埈獻納朴鳴載正言南性教沈敦永校理徐
有薰持平安潤著修撰李孝淳校理洪永圭修撰南
秉詰以李鶴秀事皆疏單之例批不允○兩司座月
合啓中李鶴秀事改措語○前大憲宋啓幹逝單傳
曰故祭酒著舊儒賢雅操彌堅予所以期致廷席爰
擢正卿結宣敦召而逝單遞至帳盡曷喻吊祭之節
表奠之需令該曹照例舉行造墓擔持軍亦令本道
題給○備邊司啓曰聞日前右邊捕校以推提事轉

入班家內庭至於梓曳婦女驅出大路之境聽聞驚駭有閔世度此而仍置後弊難言其所犯手之捕校諸漢并令重棍查實後移刑曹照律嚴勘常時不能嚴飭之當該捕將施以譴罷之典何如傳曰允聞極駭痛捕校等并嚴刑三次遠惡地定配可也

二月副校理李正履所懷兩儒賢不待謚狀贈謚事因仰我聖上崇儒重道扶植士林之盛意臣固欽仰萬、而卒祭酒宋啓幹以林下宿德三朝之禮遇隆重已至兩儒賢同為士林之尊仰取惟久矣逝車遽徹朝野盡傷今謚望有日此儒賢法當應施而隱卒

傳教未有成命以臣區、愚見依兩儒賢之例一體贈謚恐合於我聖上崇獎儒賢之盛意故不辭潛越敢此仰達矣上曰依為之○有政以趙秉憲為江原

監司○大王大妃殿上尊號陳賀頒教

藝文提學全履載製進心

叶三○傳曰上冊寶時禮房承旨成遂默對舉承旨

金錡并加資○傳曰陳賀時宣教官申錫愚陞叙○

以上號都監都提調以下別單傳曰都提調領府李相璜鞍具一匹面給提調禮判徐嘉淳戶判趙秉鉉并加資兵判金左根加資屬耳熟馬一匹面給都廳僕正曹雲承副司果申錫愚并加資即廳戶正洪晉

淵禮佐李潭九工正金用淳饗食李定愚稟主徐容
輔各兒馬一匹賜給戶正尹公英副司果元錫周金
學模鄭善教李胤愚并陞叙監造官宰奉李淳榮副
司勇沈熙淳朴大壽別工伴監役李龜夏并陞六玉
冊文製述官右相趙寅永鞍具馬一匹面給書寫官
工判洪敬謨加資樂章文製述官知叟申在植半熟
馬一匹賜給玉寶篆文書寫官判府朴宗薰熟馬一
匹賜給捧玉冊官修撰南秉哲校理徐有薰各兒馬
一匹賜給舉案執事儀都趙教淳副日果李聞榮褥
席執事工佐趙秉律舉讀冊案執事副司果尹宗鎬

褥席執事漢庶鄭基植各加一資窮者代加捧玉
冊官副修李埒待教趙鳳夏各兒一匹賜給以下則
賜賞有差○傳曰慈德益隆冊寶恭上乎小子歡抃
之忱庶得少伸其在廣慶之道不冝以特例為拘貢
人舊遺在三千石市民徭役限一朔洋人懸房贖限
十日諸道舊還十萬石并蕩減○傳曰故判叟寧金
道根今番謚望不待謚狀○右議政趙寅永所啓近
聞右捕廳罪囚十三名乘夜盡逃尚未捉得云防守
之濶畧法紀之凌夷姑舍勿論此與他法司有異嚴
秘何如累重何如而前所罕聞萬一驚駭當該入直

送事官令該府拿問處之校卒等移刑曹嚴繩雖以該大將言之不可不重勘而亦不無轉生後弊之慮姑先從重推考使之戴罪舉行仍令刻期督捕事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又所啓臣又因捕廳事有仰達者矣向者以捕校輩梓曳班家婦女事草記請勘而特下判付至有嚴刑遠配之教而此實出於正名分嚴法紀之盛意則臣固欽仰萬一而如是處分姑貸一縷者亦出於好生之聖德也有司之臣自當一遵處分恪勤奉行而聞刑曹正郎金徵淳以其梓曳者為渠庶妹蓄憤含怒必殺乃已威脅吏隸別杖毒打

一則斃於獄一則斃於道一則死生未分道途慘惻聽聞駭惋似此蔑法逞憾之至憎毒者曾所未聞國經惟曰解弛宣容一么麼郎官暗肆殘虐戕害多命若是其無難以傷聖明欽恤審克之政乎後弊所因不可仍直該正郎金徵淳亟令王府拿勘一律勘斷不能覺察之堂上捧現告施以譴削之典何如上曰依為之○又所啓大抵薦選之法以精為貴一或有濫不如不為向以清白吏收薦事違稟蒙允矣謹考通編薦舉系曰廉謹吏令二品已上各舉所知書送廟堂云又考正廟朝薦主諸人則亦似六曹堂上之

并與而時措則古今有異位著則多寡不同叅酌折衷合有其宜今番則姑令正卿已上及備堂六曹漢城府堂上各薦可薦之人而亦以限一朔收合之意更為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備邊司以金興根為平安監司○刑正金徵淳本府議啓內捕校施刑既足朝家處分則挾私逞憾威脅毒打雖出於必殺之心是半乃三次開坐一不監臨足為別嫌之端是白乎矣暗肆殘虐我害多命甘自歸於蔑法之科以此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進奪後三年定配啓依允

三月撤簾陳賀頌教

藝文提學金履載

○大殿詣仁

政殿親上致詞箋文表裏○傳曰今番陳賀時禮房承旨朴長復對舉承旨安光直并加資○以慶禮時各差備官賜賞有差○備邊司以李惟秀為訓練大將任聖臯為摠戎使○春到記講居首幼學尹哲求製述官居首進士李裕元并直赴殿試

閏三月謁元陵○傳曰是歲即英廟冊儲之再回甲而我正廟祗謁元寢之年也予小子敬遵故事粗伸追慕而正惟四相臣協策之功殉國之忠永扶宗社曰篤不忘即在今日繕述之道豈可無示意之舉依

正廟辛丑巳例四忠祠遣承旨致祭○元陵親祭時
亞獻官以下別單傳曰亞獻官判府事朴宗薰右相
趙寅永并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贊禮行禮判徐熹
淳內下帝皮一令賜給執禮梁正趙然春大祝應教
洪永圭并加資典祀官奉正沈能恕陵司叅奉林泰
洙執禮修撰李孝淳祝史副司果鄭基世齋郎兵正
趙龜夏並兒馬賜給其下賜賞有差○傳曰禮房承
旨權大旨加資○瞻源譚畧跋文製述官以下別單
傳曰製述官右相趙寅永內下豹皮一令賜給提調
上護朴僑壽書寫官與完君是應校正官完昌君時

仁各內下豹皮一令賜給監印官李元會主夫李義
俊陞叙直長徐迥淳別工作並役李源龍并陞六以
下賜賞有差○右相趙寅永所啓謹考癸亥貞純大
妃因正廟遺意以太廟親享時禮節減損事下教而
翌年甲子夏有親享之命伊時故相臣李時秀啓言
於笏記中勿以各室樽所磨鍊只以禮儀使導殿下
詣樽所為文行禮時殿下陞詣第一室樽所則各室
樽所一時酌酒後殿下詣神位前仍自室內次行
事最為合宜仍請大臣禮堂下詢而僉議純同以此
施行矣其後翼廟攝行有笏記復舊之舉則今親

事命下之後舉行節次不可不經稟酌定而第伏念
太廟室穀有加於先朝時具在誠敬不弛之義尤合
簡易從便之議而既有翼考睿教則繁簡之際時措
雖異經權之間禮意莫重今亦依已例令該曹議
於原任大臣後具意見稟處之地何如上曰仰稟于
天王大妃殿後下教矣又所啓昨予以乘轎事啓下
事目設禁出令專出於重馬政惜人力之意而亦所
以仰遵翼廟舊飭者以其見效言之則店舍漸得復
業軍馬亦稍成樣而今未周歲無難犯禁者相屬不
絕惟未可一、追提氏庶無論士夫亦多都內如此

郊外可知俗習則以趨禁為能事法府則以奉令為
文具今出惟行固非積久雕玩之所易能而國經至
此寧不寒心姑以令中之意更加提飭於法司捕廳
及諸道諸都俾各惕念無或如前放過期於信令之
地何如上曰依為之從當下教矣○慶科庭試取李
好亨等十人○漢城府章記前正言柳耒維昨日公
退還家之路謂有身病有屋女輻兩人用索擔行至
於被提飭教申嚴之下有此犯禁極為駭然令該府
拿問處之事傳曰又有此犯禁乎身為朝士焉敢然
乎亟配邊遠以戢其儆○禮曹啓曰親享儀節尚議

于原任大臣則領府李相璜以為太廟親享儀節之
合有裁定宜我正廟遺意則純廟朝因貞純大妃簾
教伊時大臣禮堂有講定之式甲子夏享親行時遵
用此式此蓋因時制宜者伊後翼考撰行後遵五禮
儀本文到今節文之更有酌量實為嚴慎然替尊奠
獻節次之繁尤有加於先朝親享時追我正廟之遺
旨而體昔聖母之特詢苟有可以不平於禮意無損
於誠敬則宜有厘繁就畧之道然則惟有仰述甲子
舊章而已外此臣無他見而臣本昧禮妄有陳對不
勝悚惶惟在上裁云判府洪奭周在外不得收議判

府朴宗薰以為親享時酌酒之各室并舉裸薦之仍
由戶內即純廟甲子所爛商裁定其時用貞純大妃
遙教仰述正廟聖意也逮夫癸未翼考撰將時一依
儀注舊文寔出睿斷而亦未有著令復舊之舉矣蓋
儀節刪繁則固所以致一於誠敬儀注仍舊則初未
嘗永改於定制兩朝彼行同帟至當而在禮意無所
損益今茲初行親裸同符甲子况規德之盛視昔有
加禮貴簡當意合遵先詢議之下臣無容贅陳矣云
臣等之議親裸儀節兩先朝或刪或仍即聖人時措
之宜而到今室數有加節文尤繁則其在敬而行簡

之意專用甲子裁定之規恐合事宜而大臣之議亦
如此上裁何如傳曰大臣之議如此依議磨鍊○刑
曹草記謹依下教科場被投罪人金永祿各別嚴覈
則所供內以為專為時任永柔縣令鄭海尚科事而
試券授受之際被投於中官懼恐遲晚云矣事當照
律嚴勘而既伏承嚴覈以聞之命上裁何如傳曰金
永祿嚴刑一次邊遠充軍鄭海尚拿處鄭海尚金
邊郡定配○
三日製居首進士李參鉉直赴殿試
四月正言金錫疏曰伏念自壬辰以後萊倅之選
一視滂尹必使廟堂為擬者蓋以邊圉之任視他甚

重使之體九重宵旰之憂任一面捍衛之責膺是選
者所宜一心念、察飭申嚴雖於無事帝若有警而
通未恬嬉成習踈虞多端甚至有前年膺賊之事而
極矣臣於前疏中畧有所論列而其時該倅聞永勳
事至今追惟令人駭惋彼膺賊之知樞逃命何處不
可而必於此地者已足可疑之端而惟彼永勳以其
切姻腸肚相連寧有漠然不知之理乎藉曰不知不
知罪亦豈薄乎眾說喧藉至今未已安知永勳之不
與此賊相通潛受謀計者乎邊情之踈虞猶是第二
件事臣謂前府使聞永勳亟命拿覈決施當律以懼

亂賊以重邊圉斷不可已也答曰疏辭令廟堂稟處
○備邊司啓曰前正言金鏞疏言信行講定另加團
束仍請膺賊逃命時東萊府使閔永勳拿覈施律而
批肯有疏辭令廟堂稟處之命矣倭館約系之踰越
萊府事體之墮損誠如臺啓所言况今信行之請尤
係交隣之重則斷加嚴束實為允當至如前府使閔
永勳事當初邊禁不嚴已無可論而查實之啓亦未
免不審然而伊時處分既以出場之前反涉張大特
使之戴罪行公又於臺臣疏批以太不稱停為教則
今於年久之後又事斷之實為已甚且措辭中寧有

藉曰安知等句語有非明執確證者則臺函論人惟
許風聞此何等函係而若是模糊乎原疏直之前正
言金鏞施以罷職之典何如傳曰允○捕盜廳草記
偽科罪人鄭永福自巨廳投來查問其偽造出處則
武兼申鍾淳處得之云故招問申鍾淳則橫說豎說
不敢發明事當如法嚴覈而渠以朝官不得捉囚令
該府拿覈處之事傳曰允嚴覈得情○傳曰予於生
熟覈事欲一番下教矣浦民海採之艱實凶人命而
暑月承輸尤為痼弊况有正廟純廟兩朝可遵之命
乎自今六七兩朝生熟覈封進於藥院者并永為停

減以紓一分之力因此思之為國以儉當以身先嶺
南貢蔘一斤北函鹿茸六對西鹿茸四對內局尚
方燕賀四分一年權減仍令度支照管收貯用備
民國不時之需事分付○禁府啓目武兼申鍾淳原
情云、傳旨內辭意茲向目反覆究覈是白乎則渠
鄉鄭萬吉金達源燭燭綢繆之狀亦不敢隱諱是遣
至於捕廳草記紅牌偽造一款取見今番庭試榜目
則鄭昌雄以江原道鉄原馬兵庚子十月本道都試
直赴是白遣取見紅牌則今年閏三月十九日以昌
雄名應榜的實是白乎則此與偽造有異是白乎乃

紅牌所重何如而私相買賣罪已凶赦而况渠以朝
官與法無賴之輩燭燭和應甘犯重典照法參情
有不可尋常處之其所發明亦不可準信嚴刑得情
何如啓依允○備邊司以姜時永為東萊府使○賓
廳加卜金弘根鄭元容領相趙廣永在相金○傳曰
國之有三公上應台階下象鼎足雖於平時闕一不
可而予方新搖庶務臨子圖理備之念不啻如渴於
星乎予志先定兼採詢謀有不待元龜之占而吾之
相定矣卿之世篤忠貞家傳孝友固卿自有而器量
德望為世推服者已久况向國之誠持論之公秉執

之確求之古人亦不易得歷選同朝捨卿其誰此所以得卿之後歷屢日自喜而亦我都民如額朝士相賀者也顧今世道朝象尚未底定國勢民心尚未回繫而惟予寡昧學不足以進德治不足以復志則其惟曰二三承弼之臣左右王室以保守我元壘曆服也此時此任惟欲不責於卿得乎且元輔共貞端揆并升允為同寅協贊之會而予小子恭己南面之基其在於此矣茲將心腹之語先為敷心卿其體予至意勿用文具之備例即起造朝事遣史官傳語于左議政○傳曰卿之引義不出三載于今矣朝家所以

昭晰者靡不容極而卿之所以擢推者尚未挽回是豈我君臣間情志相孚之義哉寡勉之誠寤言不忘乃者爰立之舉不待夢卜而簡之心擢之衆惟卿諒焉卿於是雖欲復事逡巡不可得也卿是我先朝初年已蒙揀拔眷顧之恩自予宵筮久效輔導之誠者也歷試外內望實俱隆朝野之所瞻想也上下之所倚毗也今欲使端恭廊廟坐鎮雅俗則歷數朝端元出卿右卿之文學才猷特卿餘事耳卿以韋平之閱世濟其美而重之端齊之姿明達之識清儉之操謙約之行積之久而發之逢庶可以上膺君德下匡世

道而民與國有賴也况予新總庶務夙夜憂懼慙
一念在於得賢得卿之後其喜可知且今鼎席已備
庶績甚衆卿其毋提往事勿拘故規即起造朝協贊
翊亮俾予小子垂拱仰成事遣史官傳諭于右議政
○傳曰宣誥章、未悉而倚畀之重期待之切亦已
畧具矣以卿平素體國之誠想必犁然幡然不待更
煩敷勉而及見淵奏尚作例規是宣予注意之本意
而亦宣卿往世宰物國、公、之宿志哉只以誠淺
辭拙自愧也卿試思之此誠何等時也以予眇末托
于兆民之上懼不能承先王緒業而其相頌而相

資者即我烈祖同德之後裔克世其家也卿非其
哉嗚若忠卿家文正以來世作元臣與國同休之義
則似不待予言之再而有所感懷者矣詩不云乎不
顯亦世予方以是望卿、其諒之以副予側席之想
事遣史官傳諭于左議政○傳曰予宣以卿年遭罹
或有一分疑卿之心於此所以屢煩辭教期欲直卿
於無累之地而卿乃以此看作良限以謫以報尚不
知度至於甌卜之後仍即出城傳諭之曰又無附奏
有若真有可引之情不可出之勢者然是宣先王所
以揀拔以遺後人而寡人所以眷注以幸邦國者乎

大官去就自異庶僚君臣情志不在虛禮况卿進先
報今之義在於此幼學壯行之志在於此乎卿若念
及於此必不作如此萬一不當之舉卽為幡然聽我
面語事遣史官傳諭于右議政○前右叅贊金弘根
上疏大槩中書新命曆日震懼敢陳披瀝之息冀蒙
收還之恩事入啓答曰省疏具悉卿息再諭之後意
謂卿不俟駕屨者卽以予所擢卿爰立以卿當趾先
美也今見與牘大失所圖卿之辭其專在於病而病
非一例言者也若微末小臣奔走晨夕之類苟有病
也固不可責之以供職至於大官與此絕異卧閣論

道可也俟間造朝亦可也不宜以此為必辭之義諦
也審矣矧卿言病非疾痛害事之急切著見也年齡
未及於耆艾稟賦素粹以強彊調理則自當勿藥強
勉則自可無曠而特卿因此為讓耳是宜予注意於
卿托心於卿者哉卿其諒予眷一無復苦辭仍傳曰
此批荅傳諭于左議政○右議政鄭元容疏荅曰再
次洞諭意卿或者勉回持執今此辭本依舊是決不
當引之前日語也大抵被人彈駁原係恒守之事則
只當論虛實與否耳焉有一徑彈駁不論其他便作
永矢不告之理乎卿之前年事今欲一、系下反恐

有傷於事而蔽一言曰橫逆也橫逆之來事過則已譬如水流雲空無可指的情況予前後辭旨洞然無上下疑阻之端則以卿達識雅量寧有不知此眷之意而必欲長往不返哉此予所以終始息惟不得其說者也苟使卿處義亦不可不然而一或擾改有四維則予雖寡昧豈其敷心之懇且勤若是乎卿之忠君之義體國之忠予所稔悉於平素而尚未孚感者良由于誠禮未盡而然也予方慙歎之際適因批賜更此申復望卿諒予側席之念即起幡然傳曰遣史官傳詢于右議政

五月傳曰置相之難曰昔已然而惟今日為尤難民產足歟士趨端歟國計裕歟朝論協歟百度俱隳歟岌乎有收拾不得之勢此因積衰漸弛非一朝一夕之故而苟欲扶持而全安之顧不在相維其人匡輔篤弼而盡其義哉予所以撫銀大而增惕息得賢後與共圖議草野之間亦必多清書抱道之士而旁拾爰立枝舉用人則有不可遽議於卒乍則只當於今日朝廷就地閱資歷中求其有素負堂者耳此非但我家故事也自卿甌卜以後側聽輿更無異辭豈非古所謂龜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之大同者乎予

於是自幸其知人不忒而惟求之草野其能較卿
有優者亦豈易之哉卿乃拘於中書之例適於
當世之事節重揖避無意自任竊為卿慨然也茲又
傳諡諒必知悉事傳諡于左議政○傳曰日昨批旨悉諡予
意卿存步諡之而從今以往卿無可引之事可執之
說多予所以取卿任卿必欲致卿入己者豈幸私於
卿而然哉特不過以才以德惟卿可以護謀我廟堂
扶持我綱紀也卿既具此蘊抱得此際會當有以展
諸施為而乃及作千萬不迫似之處義退讓却顧自
占便宜之地則在卿一身之私誠得矣具於民事何

其於國事何予所以傾嚮倚恃者不須更論而必於
我先王所以眷遇者卿先世所以弼亮者當如何乎
昇之也重故望之也深待之也急故勉之也切卿具
思之卿具思之傳諡于右議政○左議政金弘根疏答曰卿
何不諱至此之甚也無乃謙讓之太過而誠信之未
孚歟自顧慚歎猶以慨然卿以治國之醫比之治病
之醫的確之諗無以易此予亦聞醫不三世不服其
藥之說矣然則卿非三世治國之良醫乎予方以先
王所以待先卿者待卿獨不以先卿所以輔先王
者輔予乎此予必欲致卿者而尤為卿不容不出之

義諦也至若以驟躡為必辭者予誠無曉也卿之臨
卜較之近世爰立之例俾無差違差違之分而前亦
有釋褐未十年已為登庸者則惟在具人之可不可
耳何足以此較計於大官哉在予惟當盡禮敦勉在
卿惟當竭力弼亮卿須體此勿復苦辭○右議政鄭
元容疏答曰予言非不動：卿言尚此邁：真所謂
該不去寃不解者也既曰醜辱云爾則即此二字便
已落空既曰擠陷云爾則即此二字便已撫贖夫何
待多費開釋屢煩敦飭而前奏後奏初疏再疏一向
牢執更無度通殆若破点之求洗鉄限之莫越上下

相持寧不吐歎卿必欲一畫自靖長往而不返乎此
不過肥遯之士高尚其事者一若守也大凡去就斷
不宜徃情直行返悌於過中失當也審矣虛禮而淫
之浮文而飾之不如就事論理易於覺悟情志流通
或可感回故茲不多誥卿其更思○傳曰願今元輔
惟幸出膺其必修夫養之方正資卿等之共貞而右
揆造朝亦必視卿駕屨而遲速之則卿何不念及於
此容暇豫視若尋常乎前多一疏再疏使即視事
不必為三疏例套則况賓對久曠庶務多滯一日近
拖回轉甚者乎予之所取於卿者最 卿卓識曠

度迥出流俗有可以損文而就質化澆而返淳挽住
世道丕變風習而卿復如是甚非所望茲申前諭望
卿諒悉事令偕未史官更為傳諭于左議政○傳曰
卿之筵席輔導今且十載情志之際庶異踈遠而乃
使卿前既留滯於國外今又棲遑於江干則惟我悵
恍知卿眷戀卿狎無低回避違之思歎此卿不可不
出者一也卿祖文翼之後名德登庸奕世相望歷教
故家枚卜最多相以出相於卿驗之在今承先武而
述先美者豈非卿歟此卿不可不出者二也卿輔臣
也先公後私先憂後樂即其當然之 則謂卿必辭

之勢決去之志固不啻盜且却顧以違匪躬之訓而
况今強引者全沒着落硬執者過踰累今者乎此又
卿尤不可不回者三也至於君臣大義不待予言之
諄復而卿當自知之矣茲又申諭卿具諱悉事遣史
官更為傳諭于右議政○右承旨金景善啓左議政
金弘根以為臣積犯通傲而恬不知度坐邀恩禮而
迷不知悚斷之衷期之望惟在於亟收職名端
伏邦憲三籲終上一念愈急及奉批旨誨勉諄摯喉
舌之臣仰命未宣眷造之靡所不至惶愧益甚誠懇
之未蒙曲察迫塞罕切臣亦粗具彛性揆量忝倚苟

有說於一分承堪則際一初明良之會荷不世殊異
之遇不息尺寸之自效惟甘金木之是俟乎孤息抗
命罪止於身忘分冒擢害于其國此臣所以惟死而
已不敢為轉動之計也戰恐問煩言不知裁而近侍
之誨地相守尤極悚隘即命收還千萬顯祝云矣臣
既承借來之命故姑為仍留之意敢啓答曰知道○
左副承旨李公翼書啓右議政鄭元容以為臣荐控
章籲恭俟嚴誅隆批又宣溫音益摯誨責以公私輕
重之間闕籲以義理可否之際舜旨息惻木石可感
而第念天地之大維_不包日月之明亦或有遺照

臣安得不跼蹐靡騁如窮無悌乎莫重者廉義而差
壞於此則恥辱不止於臣身莫嚴者公議而獲罪於
是則玷累於將及於世教臣何敢自顧一己之私而
有此前後力抗之理哉上下之相孚者情也而情志
轉致阻滯言語之相感者誠也而誠意不能仰格臣
罪至此益無所逃今使臣重複為說亦不過前日所
言之言也不敢蔓辭附對惟願_端被邦憲宣批之臣
即是近侍之官而仍留誨巷尤非罪累賤臣所敢承
當亟賜收還不勝至祝云矣臣既承借來之命故姑
為仍留之意敢啓答曰知道○傳曰昨下批旨已悉

予秉想卿亦必有洞然領會者而依舊退讓全無向
前擔當之意豈不使八方矯首之類反為解體乎鼎
席之得以增重廟務之不至稽滯皆在卿一起而予
有必欲致之心卿無決不出之義則三讓之後又復
相持實為悶然古之以斯民為己憂以斯世為己任
者斷不如卿之越視秦瘠不怠所以匡濟也茲又申
諭卿須深諱事借未承旨更為傳諭于左議政期於
偕來○傳曰昨批之後亦無變動則予不欲以卿之
去就更煩辭教而最以君臣大義微有蕪端者故茲
又申之予亦聞使臣以禮與敬大臣之訓矣今予勉

卿或有違於禮於敬者乎然則當使卿自行其志苟
非然者前所謂君臣大義亦不可不恤卿何不滯念
而細諱徒以固執之意只為牢拒之舉乎上下相持
彌日曠時情志否隔事面虧壞果成何樣朝體乎如
是申諭亦出眷、不己之心望卿亟改前圖副予渴
望事諧來承旨更為傳諭于右議政期於偕來○傳
曰每下一番數示輒增一番近行以予著急望卿愈
勤而卿之變動轉益漠然予於是乎自覺誠不足以
感卿禮不足以致卿慚愧之至深用詞茫然而多儀
文尤非所以察卿心而安卿心故只將一真實無偽

者以冀卿感庶免勉回言至於此亦云切矣須臾予
意卽為造朝事偕來承旨更為傳諭于左議政期於
偕來○右承旨金景善書啓左議政金弘根以為臣
尚違威罰轉益沈迫踧踖若窮無所恃卽下朝飭尤
極巖摯人臣之不敢承也取魚之猶知感也臣於是
循牆鑽地走入不得更煩瀆顛恐致息禮之愈棄仍
默退伏末由衷情之卒暴惟有一糸道理冒借前席
祈息癘疇之形畢呈於淵鑑之下體恤之澤庶望於
仁天之覆而決月震剝病病頓添時日之內彈束無
望謹當稍加調治面請處分承旨之鎮日淹留尤極

惶恐特命先為召還千萬至祝云矣臣既承偕來之
命故姑為仍留之意敢啓答曰知道○傳曰卽見左
相附奏則造朝有期為國事萬幸偕來承旨使之召
入○戶曹叅判權大旨書啓右議政鄭元容以為今
下批旨中有萬、不敢承聞之教惶潰震迫求死不
得不敢偃處城圍之外今方轉尋御路胥罪於所到
縣獄席藁泥首惟俟鈇鉞之誅云仍卽發向始興縣
臣既承偕來之命仍為隨往之意敢啓答曰知道○
傳曰縣獄胥命又何為也俄下批旨只是予自愧之
罪於卿何有而乃為此萬、過當之舉乎驚歎之至

未暇長語卿須安心入城仍即造朝事借表亞卿更
為傳諭于右議政期於借表○傳曰卿之必欲去予
之必欲致一何相左之至此也前湯忽遽未悉予意
卿之處義果是移易不得變動不得者予反強迫之
督責之必欲使之壞損廉防顛倒去就而然乎卿雖
急於自請亦當知予心之決不然既知決不然一轉
而出城再轉而渡江至於縣獄席藁而杜矣卿之固
滯予固莫曉卿之拙違予豈自安茲又申詔卿其更
諱事卿更為傳諭于右議政期於借表○傳曰右相
事豈不異哉前後敦化庶可感回而舉措轉益乖當

轉益虧損是欲力抗予務勝乎敬禮自敬禮分義自
分義右議政鄭元容施以罷職之典○備邊司以李
養肇為江華留守金魯甲為平安兵使○義禁府草
記罪人申鍾淳照律謹依批旨內辭意收議于時原
任大臣則領府李相曠判府朴宗薰病未收議判府
洪奭周在外領相趙寅永以為大辟之典至為難慎
雖於就款之囚當有服念之舉皆所以恤人命而重
邦憲也今此罪人申鍾淳名在朝籍非比常賤苟有
所犯尤合倍律况其罪凶偽造事係科賊必殺無赦
者乎然而偽造一款渠既抵死不輸則更加訊推期

於得情固可矣至於就服之前只就其情跡可疑者
遽施一律有非簡乎審克之義大典所載紅牌買賣
罪名例雖異若一罪無正律上下比附之訓參互傍
照則以此援用似或稱停云左相金弘根以為申鍾
淳之偽牌賊科渠則曰渠為居間自有主張而所謂
主張者終涉烏有則偽造之罪渠焉敢違第其抵死
不輸雖出於偷生之計大辟之典至為審重固難遽
議於取服之前則連加訊推期於得情恐不可已若
其情絕實罪傳可疑則通徧武系紅牌買賣之律
猶或為此附之義而曰本不閑法律未敢臆斷云矣

大臣之意如此上裁何如傳曰大臣之議如此依此
照律○義禁府草記申鍾淳全羅道珍島郡金甲島
為奴○傳曰清璿郡主之祭不遠云念舊多愴金隄
郡是配罪人鄭海尚持放○傳曰向日前右相處分
特不過稍存朝禮而亦欲使前右相所引之義更無
餘蘊也然當此潦災使眷注想望之大臣許久栖遑
於鄉廬湫溢之中者予予心恒用不安前右議政鄭
元容叙用復除相職仍以此傳教遣史官傳諭與之
偕來

六月傳曰卿之高復如此者莫或以向者疏批有句

語之者作如何而然乎此不過予慚愧之意而卿若以是為引則既欲致卿之身必當安卿之心何足以銘刻為嫌哉前批中由卿以下十四字特為抹去則上下之間更無可以相持者矣卿頃即日幡然副予渴望○右議政鄭元容上疏答曰卿之愜然何如是甚也在古元臣碩德慘被謬辱而復出者又可量哉此必有權衡尺度於去就辭受之際輕重大小之分而惟義是歸耳曷嘗執一不通拘於小節如卿今日為哉予雖寡昧若使卿等輔弼之臣盡篤禁之責殫克進之誠則尚可以保我艱大之業而凡士亦世當

益有先以卿議度寧或不念於此而然耶况卿從前自引更無毫末可論者乎言至於此卿當犁然○傳曰即又見卿附奏至以去就辭受之義不可壞節不可踰分為言予於是可有謗釋者矣可告而不告可辭而不辭固為壞於義踰於節而可就而不就可受而不受亦非壞於義踰於節乎予見卿可就可受而未見卿可告可辭耳卿雖以予言謂出情迫聽之朝廷而皆曰過矣聽之民庶而皆曰過矣此豈非大同之論乎予方以大臣匪躬之義為望而卿反以匹士長往之節為拘寧不慨然寧不恂然茲以反覆罄悉

卿其亟回初心事偕耒史官更為傳諭○傳曰予於卿以諭以批凡幾遭矣特微誠有所未盡情有所未孚辭有所未悉禮有所未備以致卿逡巡却顧無意出膺也然則予何惜非常之舉不以為感回之道乎此在卿諒處之如何耳事偕耒史官更為傳諭期於偕耒○傳曰右相又因別諭辭意至於王府胥僉云過矣、：然而大臣既以此不安昨下諭旨特命還叔予方臨軒而待之即為入耒聽我面諭事遣承旨傳諭仍與偕耒○領議政趙寅永所啓年前因大臣造稟有績人別薦之舉雖未知盡得其人而伊浚擇

差之邑多所收用不可謂無其效矣第聞舊薦餘者無幾繁緊並擬或致苛艱而前所遺漏後可添入亦必不少臣意則依已例更收別薦而前薦多舉濫官文武則絕罕亦非所以廣蒐並羅之道今番則使主薦者隨所知叅互保舉而所薦之人若有貪虐不法之事日後現發者依法典薦主同為勘律則似無虛實相蒙之弊故敢此仰達矣上曰依為之○吏曹議政府任選官洪直弼○都堂錄會圈四點趙徽林李豐翼金始洞金達銖尹教成金應均沈膺泰曹錫兩李宗秉趙道淳沈敦永李時愚李廷在南性教李寅

頭任百秀以上取十六人○吏曹啓曰因大臣進奏以武堂上守令中富寧長津龜城漆谷四邑權作武堂下窠文堂下守令中慈仁沃溝滄堂下守令中大興結城文察訪濟原蔭察訪松羅權作武堂下交差窠之意敢啓

八月初一日傳曰當詣明陵親祭矣日子以八月十五日為之○傳曰明陵守僕守護軍及事知守僕依正宗辛丑親祭時例施賞翼凌弘陵守僕守護軍一體考例施賞傳曰明陵別檢陞叙恭奉陞六翼凌弘陵之官各上弦方一張賜給○政院啓曰今番上言

中慶尚道咸安幼學沈顛之為其父鎮邊官事上言矣鎮之罪犯何等凶逆何如而梟敢肆然鳴冤者萬萬駭惋此不可以循例猥濫拔去而止即今秋曹提致嚴刑遠以為嚴隄防懲濫習之地何如傳曰允○傳曰今日即我英廟陞儲之再回甲也予小子羹墻之慕○敢不敬導我巨廟已施之典乎四大臣及慶恩府院君祠版并遣承旨致祭若在外道則道內守令差定祭官事○領相趙寅永而啓人臣不祧之禮自有國典雖若賢臣碩輔之表著一代者至於此事則本不得擬議於格外而近來多有殉節與被擄人

之特施者蓋以效忠王室無異於盟如辛壬被祿
之四大臣卽其已例也故相臣文忠公金壽恒之道
學勲庸固不待更煩闡揚而若其乙卯之秉執己巳
之樹立判死生於一身扶經常於萬世竟罹慘構遂
被酷褫則伊後褒忠尚賢之典非不至矣盡矣惟不
祧之舍未及有施親盡而遷亦多年所以誠朝家之
未遑士林之齷齪故敢此仰達蘄賜成命焉上曰依
為之又所啓臣以祠院之新設追配漸無紀極有
所仰稟申禁而稽之祠典參以輿論不容無一番提
稟者矣我朝專尚文治武力不競故中徃南寇北患

而其能敵王倬而奏膚功者無幾惟故都元帥權慄
幸州之捷為最也恩獎至於皇朝功烈昭載於國家
天將之所欽歎也東首之所懼伏也然而俎豆芬苾
尚無一所虧聖朝施功之義違上世禦蓄之禮誠未
遑之缺典而是年卽聖祖勳之年也是地卽聖上
臨趾之地於古於今事不偶然若於是年是地特命
建祠仍宣恩額以慰故帥臣執干戈冒鋒鏑之勲勞
則恐於鼓輦之忠旂常之典有所風礪而營造之費
諒不甚多今三軍門量宜區劃以完工役似好故敢
此仰達矣上曰依為之左相金弘根所啓幸行時軍

容制同閱武義仿鍊戎行陣之嚴信進駐之整暇自有規度莫可違越則今番新作峴輦路之誤由於啓下傳函之外事未前有萬一驚悚苟能團束有方節制無舛豈至於此乎振旅肅紀責在本兵不可仍置勿論行兵判徐熹淳施以罷職之典仗典舉行專在於宣傳官節日先期頒示笏記之常所講習其義安極而因覺禁旅錯導未免乖爾前進揆諸帥律寧欲無言當該舉行宣傳官捧現告與行首宣傳官並為先汰去令該府拿向勛處何如上曰依為之領相趙寅永所啓奉行日臣在留都未及聞知而輦路之錯

道守軍行之違制誠如左相所奏而本兵之長及宣傳官並以論勛則該房承旨亦不可不論當日軍士房承旨罷職此事專由於訓練尾局禁旅頭局之不相接續也然則先廟節制之地亦不宜直而不論訓練大將李惟秀從重推考何如上曰依為之兵房承旨金學性
○領相趙寅永上疏答曰向筵面諭已罄予意卿何不諫而便為此必不可許之言乎慎節雖極奉慮卧閣論道自是輔相之職寧欲煩卿以奔走之勞乎卿勿更辭安心調理

九月秋到記講居首幼學尹頭政製述居首生負韓

敬源并直赴殿試○領相趙寅永再疏蒼白卿之陳
病既如是功至予雖悵然豈不為曲念而且卿匡輔
之義有不係時任與否則一向相持亦非敬禮之道
所辭議政之任特為許副卿其安心調理○備邊司
啓曰聞慶州民人等以本邑通遠事謂有原情屢百
為羣來伏闕外已為多日云未知裡面之如何而設
如渠輩之言惟當呈籲營望其厘拯乃敢抱狀叫
闕大駭聽聞瘼澁無巖之習萬、痛惋其在杜漸懲
後之道不可尋常處之狀頭三人為先出付秋曹嚴
刑一次後押送本道施以當律其誼泛民人並曉諭

還送惟以還弊言之曰吏通則何有於民而有若闔
境莫保致此無前之舉亦必有所以然者今該道臣
詳查委折前後為通掩通守令有犯通諸淫之石穀
多寡条列登聞以為照法用律之地何如傳曰允○
備邊司以李根友為義州府尹○備邊司啓曰即見
咸鏡道司閔致成狀啓則以為明川府竄配物故罪
人李心洞之返樞北兵使尹禹鉉該凶各道諸般節
次有差應行稱以判府事者法經萬如其罪狀今在
堂稟慶矣此罪人負犯至重懲討極嚴而該帥臣眼
無邦憲敢書職名公行文牒肆意私護事未前有極

涉無嚴北兵使尹馬鉉為先罷黜令該府拿問定罪
何如傳曰允○大司諫李竣祐疏請前北兵使尹馬
鉉拿鞠得情明正典刑以為嚴隄防重懲討答曰此
事自有廟覆之斟量無待更覈則設鞠之請何其乖
當之甚也此果為殺討乎抑為尋事乎予實莫曉指
意也○司諫李莊緒疏請尹馬鉉具格拿來嚴訊得
情明正其罪俾王徭甫而亥黨懼答曰甫不見諫長
之批乎情無可覈罪有當勘何至於逐名呈課殆若
急度者然乎○掌令俞象煥疏曰伏以玉綱解紐人
心謹誤疑然自悌於蔑法之科者至有如尹馬鉉

而極矣噫物故罪人李心淵負犯之至重于係之莫
嚴凡在橫目孰不掖腕而王章未伸鬼戮先加失刑
莫大與憤愈激惟彼馬鉉亦今日北面於殿下之庭
者也苟有秉彘同得宣容背馳於國是乃於罪尸之
返觀也肆意營護殆同應行之例公傳文牒敢書罪
削之職放恣無憚胡至此極背國之凶壯莫掩黨逆
之陰計自露噫以渠平日狗苟之行狐媚之習意在
瞻顧計售審試寃厥心腸吁亦慘矣今若以一鄙悖
武夫直之於無足深誅之科則甘心死黨恣意犯分
之類其將接踵而起矣豈不大可憂哉且伏念莫重

者紀經也莫嚴者隄防也廟啓之罷拿實出於存國
體臺論之峻嚴實在於折奸萌而及伏見諫臺疏批
之下者終斬俞音臣不勝憂慨之至以若千保之莫
重情節之至特殆尋常罪囚之待其就拿循例議讞
終未有嚴賜處分臣竊恐國禍由是而蔓如世道由
是而滋長凶徒由是跳踉是宜細故也哉此等干犯
之施以當律不容暫緩臣謂前此兵使尹禹鉉亟令
王府具格拿來嚴伸得情快伸典刑斷不可已也云
云荅曰甬言何所指也○左相金弘根疏荅曰元輔
才以病解而卿又如是言病誠非意慮之所到也視

減則自是回棄之例亦聽耄則又似近日之充安此
何足為辭免之端耶輔相去就回係不輕卿勿更辭
益勉速弼以孤委寄之至意仍傳曰此批荅遣史官
傳諭于左議政○掌令韓啓源疏曰伏以臣於掌令
俞象煥之疏深有所未曉也夫尹禹鉉之事前所未
有之度惟也李心淵之負犯至重嚴討方嚴舉一世
婦孺輿僮孰不知公議之莫辨而營護之不取則曾
謂尹禹鉉獨不知之乎具心難掩於私護其跡則自
悌於蔑法即是大無嚴也臣固曰情不待究罪在罔
赦而俞象煥之疏或曰瞻顧或曰嘗試至若狗苟狐

媚等句語上下照應若有色畜意瞻顧常試是果用
於何等處也罪各有殊論自異辭則臣未知尹禹鉉
之所顧瞻者何日常試者何地狗狐情態惟其鄙悖
苟媚之計未必在於罪屍悖觀則此臣所以莫曉者
指悖也夫臺涸之言未嘗不曰寧激死渝而言人罪
實皆有段終罪而請律亦有當否夫鞠之云者鞠其
必隱之端緒可覈之源委也今尹禹鉉之事臣則以
為以其罪之可也恐亦無端緒深委之可鞠而况
廟覈甚嚴府讞在前則前後臺章輒請鞠覈者太不
稱停實未知何故而然而至於掌憲疏之種之句語

又不可但以不稱言外假明張內售投抵閃忽叵測
專出挾雜此若不嚴加處分杜折其萌則竊恐恠鬼
之潛伺日售其奸而駭機之迭發愈狡且惛寧不寒
心臣謂掌令俞象煥亟施屏齋之典前後兩臺臣亦
并施譴罷斷不可已云云答曰此事罪囚自在而兩
諫請鞠不但以不當言以其臺言也故姑賜批諭而
憲諫句予亦驚惑今見甬疏可以洞悉所請并依施
○義禁府草記俞象煥全羅道長興府屏齋●左相
金弘根疏答曰卿之又此辭免何也一之為過其可
再乎前批已釐想不待更加敦勉而卿所云君臣上

下感應之理者極為切當無乃予小子誠淺不能感
卿而然歟此予所以自愧而非卿所以自引也至若
有明輔臣事亦自有當時事勢之不得不然者卿豈
可一毫擬議於此乎况今廟務多滯宿道久曠一日
延拖尤極忤鬱嗚頂體予至意亟斷奏章俟少間登
對

十月傳曰即見完伯狀啓則慶基殿神禱而席燠煤
慶奉審萬驚悚矣入直守僕等寃竅當待更啓慶
之而當官之只請攸司稟慶者極涉未安為先汰去
拿向嚴勘該道臣亦難免常時不飭之罪施以越俸

五等之典慰安祭不可不先為設行并與移還安祭
香祝一禮舉行事分付禮曹

十一月翰林台試取三人金世均李裕元趙秉駿○
大臣備局堂上引見入侍時左相金弘根所啓仁凌
御路排班看審書啓有爛商便且泛長稟慶之命矣
交河坡州兩路便否看審原啓已為詳陳而若由交
河之路則比坡州之塗帷為稍近中間一浦即潮水
出入之港口也對岸洄遠既非橋梁之可設水勢盈
縮又難舟橋之處設有苟且方便之道決非十分慎
重之節坡州則自京非邑與交河不過十里遠近而

坡州之罪凌所盡使尺量作里則為三十四里當日
詣凌所展拜還詣坡州恐無窟路之患較諸華城之
於凌園所別無異同且路勢既甚坦夷行宮皆有設
置而陪扈士馬容接之處所無不優如事甚穩便物
議詢同仁凌奉行時輦路以高湯晝停坡州停宿定
行宮站及自坡州詣凌所時小晝停等節令該曹臨
時軍兵磨鍊何如上曰依為之○左相金弘根疏答
曰卿之言病又何為也視聽之崇自是向衰之例瘡
而眩不過有時或發者也以是而作為必辭之義諦
予所未曉也向於造忌予既洞澗乘曲則其在情志

之相孚當有所勉回而猶復如是予固自慙歎亦不
能不慨然於卿也予之眷注如此卿之擔負又如此
則卿之去就豈不自閔於國家隆替而乃有此引病
乞解之言者實予意慮之所不及也卿頃諱此至意
亟斷來章安心調護以副予意終始倚畀之誠

十二月禁府啓目尹禹鉉亦此囚罪犯囚係不輕道
啓則曰諸般節次列邑奔走又稱判府法經蔑如庸
覈則曰眼無邦憲公行文牒肆意私護極涉無嚴考
諸原律雖無確照揆以所犯難違重勘施以定配之
典何如啓依允○備邊司啓曰卽聞時囚罪人尹禹

鉉捧供啓下者以巡營。因辭亦然。而論列之啓乃
繫於巡營為辭。矣。原因傳播已在囚供之前。而至於
登露。益不勝駭感之甚。取見其措辭。則與向來論罪
諛詞無所差異。事出常理。究說不得。武帥麓蠢尚論
蔑法。宰臣責備。尤何可言。一事同罪。在法。即然。咸益
因致成為先。罷職。今該府拿問。勘處。何如。傳曰。允。
尹禹鉉供辭云。淑問之下。惶隕靡措。是曰。予所矣。身
本以無識。武夫。昧於事例。无妄做。錯迷。不自知。是曰。
予所巡營。因辭。亦也。故不以為慮。矣。論列之啓。乃發
於巡營。則何敢更事。自辨乎云云。○咸益因致成甘

結明川府。即聞本府。匪所。李判府。事卒。逝云。自本府
治喪。凡節。何以。舉行。是。諭。擇。定。護。喪。校。吏。凡。不。護。喪。
諸節。各。別。申。飭。毋。或。一。毫。疎。忽。生。事。之。地。宜。當。向。事。
辛丑八月二十一日○備邊司。以。趙。冀。永。為。咸。鏡。道。司。○禁。府
草。記。尹。禹。鉉。平。安。道。宣。川。府。定。配。事。傳。曰。允。○備。邊
司。草。記。即。見。全。羅。道。司。李。敦。榮。狀。啓。則。以。為。靈。光。郡
法。聖。鎮。漂。到。大。清。國。人。合。為。四。十。名。而。其。中。十。一。名
願。泛。水。路。還。歸。二。十。九。名。願。泛。旱。路。還。歸。待。在。堂。行
會。舉。行。而。徑。先。下。陸。泛。船。漂。失。之。地。方。官。靈。光。府。守
趙。在。慶。主。鎮。將。法。聖。會。使。申。在。衡。罪。狀。今。攸。司。稟。處。

矣一船同漂分路以送既無已例亦違常法此當反
覆開諭指一登聞而遽請格外之事難免不審之失
諛道臣推考期於水陸間情正後馳啓是倅鎮將不
可無罪而勛糴方張捧稅伊始此時曠官極涉可憫
拿慶姑為安徐使之戴罪舉行事傳曰允○柑製居
首幼學尹定鉉直赴殿試○左相金弘根疏答曰卿
以輔相之惟其人為言卿非其人哉蔽一言曰予無
以捨卿不可捨予茲宣手批卿其諒之○傳曰領
府事李相璜又逝矣周歲之間元老耆舊之次第凋
零不勝驚廓况此大巨端重之姿明剴之議遠三朝

躋八耄巋然為師保著龜予所敬信而朝野之所係
者乎重為之愴盡不已卒領府事隱卒之典依例舉
行東園副莞一部輸送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祿俸限
三年輸送嗣孫待闋服調用

觀報畧記卷之八

自壬寅正月

正月兵判洪敬謨呈遞○傳曰吏判有潤之代右叅
金左根除授○校理金逸淵疏曰伏以臣於前北伯
事深有所萬、駭惑者尹禹鉉之罪宜可論耳無巖
不法孰甚於此為道臣而不之糾劾則失其職矣茅
禹鉉爰書上而營函出焉道臣所以臚列人罪狀者
卽自道語也若諉以前忘而後覺則恐不暇乎責人
之為也抑謂我雖有此彼何可曲恕云爾則又非常
情之所揆也欲蓋彌彰縱久忠厚之論孰能究心自

悌衡決之科且其要路將迎謀掩見執之贓體頒之
隳損舉措之昌披傳聞所播有不可盡信而苟如是
焉亦為廷紳之大羞恥也而終既嚴府讞在前則臣
何必先事論斷而道帥臣之所犯一也該聞既有已
勘之律此道臣願安所異同於其間哉此非有別擬
更覈之端審矣臣謂前咸鏡道司閔致成亟施竄配
之典斷不可已也云云答曰前北伯事予亦訝感爾
言如此所請依施○禁府章記閔致成待交龜後慶
尚道醴泉郡竄配事○傳曰判府事趙寅永復拜領
相○傳曰自卿釋負之後聽之樂論咸曰卿不可處

辭予不當曲循然則今日復授之舉烏可緩也此非
但予意然也即惟大同之情也予則曰為民而幸為
國而幸為卿士大夫而幸也須悉此意即起視事○
答領相趙寅永疏曰卿是元臣也宿德也先王之所
簡拔而太母之所登庸則有何嫌礙於戚屬與否而
每以此為必辭之義乎至如羨疾常所奉慮目下
別證尤用問慮而非以筋力奔走責卿則又不必甚
妨於論道之地卿勿更辭即起造朝以副予小子眷
眷之誠○傳曰日昨疏批已鞫予意想卿必有犁然
幡然而漠然無變動底意誠不勝向鬱也卿於此宿

跡也中書故規不須備例况今歲首賓對尚未為之
可以稟處者少多稽滯以卿體國之誠狝不念及於
此乎茲又洞諭卿頃諒悉○傳曰節錄為之○有政
以趙鶴年為副學徐箕淳為全羅監司○領相趙寅
永疏答曰借未別諒之後若合屢日兵牘又至如渴
之想不勝悵歎而講學一段實予之答可不為之警
惕予於卿既許暫解以伸卿志且為卿一時調護之
地則卿豈不為予復起使國事幸而樂情愜乎卿之
至恩宿證非不諒悉而此猶未暇及者只為燮理之
重任弼之急耳望卿裁量於公私之間則似不待予

言之再矣○傳曰今茲復授之舉卿之不可不勉膺
者義諦之當然則以卿達識寧或持疑於辭受而已
過一旬常無動靜予心之泄當如何或者情志
之未孚歟敬禮之未盡歟卿予又豈為備例之讓
而然歟予實左右思之而莫之曉也心腹之諭卿當
諒悉事借未承旨更為傳諭○領相趙寅永所啓嘉
善察弘勉以朝官年八十陞資矣追聞帳籍榜目皆
以丙戌生入錄而近一式之以癸未生誤書以致
該道該曹之錯認在前常漢賤類之冒年固資容或
有之此人有曾通臺侍又徑佐貳與常賤截異設有

僂啓錯投固當送言厘正而恬若固有竟致甫謝者
罪凶欺罔聽聞驚駭不可以老悖置而勿論蔡弘勉
所投之資勿施令該府拿問處之何如上曰極為駭
然依為之○傳曰聞重臣金箕殷回盃不遠云宴需
衣資令該曹軫送○禁府啓目蔡弘勉議啓內年紀
不可以增減恩資其敢罔冒道科之誤書秘封藉如
其言重試之仍遂前謬斷然非理近籍矣未之錄自
為真贓冒甫嘉善之階果將誰欺難恕老悖合施重
勅以此照律罪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徒三年
定配私罪啓事惟痛駭而付之老悖無足責亦可矣

永刊仕版放逐鄉里

二月副學趙鶴年疏述以金學性代之亦疏述以金
輔根代之○備邊司以金錡為開城留守○本館錄
會圈四點成好諱金鏐金炳奎柳興奎李晉祥金鎮
右俞錫煥徐相教洪在龍趙然昌李濟達成容默朴
高壽鄭基世沈宜勉金益文中泰運沈敬澤趙龜夏
李玄功以上取二十人○刑議文致文疏卞備論至
三答曰是何言也為朝廷事而甚惜之也○直洵徐
有薰以刑議疏辭自卞疏至三答曰彼此曲直姑置
之甬之書啓中輕殖云者今忽度以為添鈎持各論

人何等謹嚴名色區別若是糝糊今日反駁可謂自
取爾則施以譴削之典○傳曰秋議疏之臚列西補
若是狼藉而直闕對章則以為全無未歷云到此地
頭反置補啓之有傷事而猶屬細故其在朝家處分
決不可處人於點昧之地刑議文致文令政院招致
啓版前其疏所陳補衣事條：問啓以入○刑議文
致文問啓云：○傳曰秋議之疏論補衣事涉贓污
不可不一番覈實故所以有問啓之舉矣今其所陳
不過自明而已要之非的確可據而然也設令補衣
真有可論臺閣風聞不患無人則補勘守令之若是

反置非但於古無聞實有凶於後日無窮之弊揆以
朝廷事體決不可仍直刑議文致文施以刑削之典
○傳曰此問啓可謂問東而答西也所問者即論列
御史之諸系而無一立證漫漶為說者是果執跡之
言而據實之對乎况其屢幅張皇有若爰辭之分訴
者俱非特教所問之事則惟允之地固宜退却而循
例捧入極為駭然當該承旨罷職承曹雲○春到記講
幼學鄭基稷製述進士金世錫并直赴殿試○傳曰
別號士及標下軍財放試取格使依已例先期出去
今番則交坡高三邑武士當一體試射而三邑儒生

亦當以 之應製試取於坡籬矣今圻伯預為知委
○日次殿講幼學李裕膺直赴殿試○禁衛營草訛
南壇紅箭門近處今日開東時偶然失火延燒莎草
云不勝驚駭臣方往看審後形止更達事傳曰知道
○傳曰壇壝事體何等嚴重而有此莎草失燒者聞
極驚懼常時不能檢飭之該營大將施以譴之典禮
堂即為進去奉審可也○傳曰行護軍趙秉龜禁衛
大將除授○護軍趙秉龜上疏以其季父寅永時帶
都提舉女辭云云荅曰所辭似然我恒之任今姑許
○傳曰飭已施矣奉行不遠前禁將李完植叙用

仍任前職

三月內閣提學前望朴倚壽蒞點○親祭仁陵歷謁
長陵○三邑儒生應製幼學南履輪直赴殿試○傳
曰京圻監司徐英淳內下帑皮一令賜給○傳曰長
陵仁陵親祭時舉行承旨李圭祊加資○傳曰地方
官坡牧金景善加資○長陵亞獻官左相金弘根終
獻官興寅君最應各熟馬一匹而給贖禮○判朴晦
壽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執禮修撰李正履大祝副校
趙秉恒并加資以下賜賞有差○仁陵亞獻官東寧
尉金員根終獻官昌寧尉金炳疇各熟馬一匹而給

贊禮：判朴晦壽內下帟皮一令賜給執禮副司果
李孝淳大祝應教尹教成並加資以下賜賞有差○
政院啓曰卽伏見三邑儒生應製試券下者則入格
五十人內準三邑考籍成冊只爲二十二人矣今番
申飭何如而無籍冒赴之差是夥然揆以士習誠極
寒心原榜目雖不得不修正以入而其中冒赴儒生
一並拔去令該曹本律處之何如傳曰允○以張教
根爲江原道司○傳曰閔園爲之○傳曰二十一日
當親行閱武于館所仍行犒饋矣該房知悉○傳曰
直提學趙秉龜許進其代金輔根除授○直閔會園

六點金始淵趙道淳鄭基世待教會園六占李裕元
趙秉駿金世均○有政以金始淵爲直閔李裕元爲
待教○三邑應製更以幼學姜鳳煥直赴殿試○禮
曹啓曰謹依聖教就議于大臣則領相趙寅永以爲
今此輦路三邑試取之舉特出勸獎多士之聖意而
以今日卑之士習或不無冒赴倖点之慮故所以有
四來筵奏必準三式先收舉業俾無淆雜之弊矣第
以所營更查啓本觀之則入於原成冊而自政院誤
拔者則有之三式準籍而自該邑見漏於成冊者有
之至於居盲人南履輪則甲午式以其父名入籍而

丁酉庚子兩式則以其名入籍矣父名子名宜有異
同於籍例乎此亦當以準三式論其在綜核之政不
宜以見漏成冊已為拔榜不為之復錄三邑儒生中
準三式八人即令復錄依允下科次傳教施行然則
居首人南履輪亦當復錄仍蒙直赴殿試之典而見
今直赴殿試人姜鳳煥自悌勿論以原判下直赴會
試施行其餘原居而只有兩籍一籍者在法當拔而
但於奉行時兵判以武士中未準三式而見漏者許
令退付而蒙允則其在一視之澤儒武難以區別凡
原居而一籍以上者士人并依武士退付例亦令復

錄施賞此與大比考準之式愆有間焉則原居而无
者三人或不無參怒之端尺令拔去而無室與籍者
五人揆以科體士趨斷不可仍置并依前拔去後仍
施三年停舉之原律成冊之不能詳準責在喉院帳
籍之多有疎漏責在管邑當該承旨與道臣并從重
考三邑守令、該府拿問處之似合事宜云左相金
弘根以為三邑儒生入格人拔去之後或不無抑屈
之論即見圻伯查啓則果有準三式者亦有原居而
一籍二籍者準三籍人之後錄無容更議一籍二籍
之原居人特未準式耳武士既許退付則儒生不可

異同亦宜并為後錄有室無籍者容有參愆之道似不可劃施冒赴之律并為板去家籍并無者照法論勘至於南履輪之見漏於其父甲午籍卒下者未知何故而既有其父之籍矣其父在其子焉往然則豈可曰未準三式乎今既後錄則自是原榜居首謹依當初判下聖教直赴殿試為宜云右相鄭元容以為三邑儒生之特設科試以其輦路所經之地深軫勸獎慰悅之聖意而以準式成冊事朝令申嚴之下冒赴俾占者授以士習安得免不律而院啓請板之後三邑士論或不無枵屈之端際伏承所伯更為查實

以聞之教仰想愛士之聖意欲使枉屈者得以伸白德意曠絕更有濠州試取之特恩矣臣等固不勝欽誦萬、而伏見所伯查今準式者則固無容再議原居而未準式者既有武士許赴之例則不可謂冒赴并為復錄原居無籍者則不可與無室同罪合有參愆至若無籍無室者施以限年停舉之典實為嚴科體之道準籍人既許復錄則南履輪之直赴殿試之恩典亦依當初判下傳教施行似合事宜矣大臣之如此上裁何如傳曰依回啓施行但姜鳳煥之直赴殿試惟緣優等三人之徑先拔去以致冒占依傳旨

判下已過一旬今又以居首復科仍為勿施則殆近
銷刻姜鳳煥殿試傳旨特為依前施行○副應金榘
根疏曰伏以臣即伏見三邑應製儒生查籍回啓判
下者有姜鳳煥直赴殿試依前傳旨施行之命矣蓋
姜鳳煥之所被恩典直不過優等三人之見拔而致
此冒占也原榜居首之南履輪既令考籍而復錄之
次二人亦以直赴會試施行則彼鳳煥之當初榜次
自在難越追後科名究例而無稽大臣回啓若是明
正自悌勿論無所存擬臣非不知今此曠絕之處分
特出於慰悅輦路多士之聖意萬萬欽誦不暇而第

念科體嚴重劃難踴毀律門宜戒無不溫襲敢負微
見仰千宗聽伏願俯賜抹徇亟行裁察還寢姜鳳煥
直赴殿試之命以嚴科規以杜後弊云云答曰爾言
誠為切當而但念已施之恩典今若遽收更作如何
事面所請不允○備邊司以朴著會為北兵使

四月三日製幼學李煥直赴殿試○有政以李若愚
為京圻監司○領教趙萬永劄子曰伏以臣省掃親
山三年于茲每值朝家有事不能數告暇濡露之
感與歲益深而且念臣狗馬之命已迫七旬奈榆暮
景諒亦無多今若遵式而請由待由而展墓踰踏乎

劄單之瀆擾越俎乎邑釋之弊煩則餘生攀栢能幾
遭哉私墓徃來之永得從便既有先朝已施之事的
確可據則以臣愈棄愈切之恩烏得不照例陳請仰
體格外之恩乎伏願殿下曲賜鑑諒特許臣自今以
徃勿拘請假俾至願得遂幸甚臣既以此仰恩則所
帶諸任中如籌司扈廳雜名稍殊不宜以無時尋鄉
者一向虛糜并望速改以安私公焉荅曰卿之至願
既如是予豈不為曲諒乎所請并許施○日次殿講
幼學趙然興直赴殿試
五月德陵安陵、上修改時益董觀察使趙冀永加

資以下別單賜賞有差○領相趙寅永所啓夏至已
過多日一雨漠然雖或有間、治洒而未滿鋤犁注
秧多愆民情渴悶日甚一日圭璧之舉有難許徐初
次祈雨祭不下日虔誠設行事分付該曹何如上曰
依為之○傳曰吏兵批別歲抄書入○傳曰判義禁
刑判持諸道配案就議大臣可以酌放者付禮以八
○傳曰秋曹審理時結案罪人一體舉行

六月備邊司以李嘉愚為廣州留守○傳曰圭璧之
舉至于五次夙宵渴悶寢食靡安幸賴祖宗之靈得
此甘露豈可無告喜之舉乎宗廟報謝祭不待秋成

即為設行昨日祈雨祭獻官內下帝皮一令賜給大
祝以下諸執事廟司官各上弦弓一張賜給舉行守
僕等令該曹各加賞給○傳曰今聞政院所稟禁將
事誠可駭也羅職所謂不為交印徑先赴任之該守
令汰去竹川郡守○以任聖臯為禁衛大將○傳曰
樞我使有嗣之代護軍趙秉龜除授○備邊司以吳
取善為東萊府使

七月以趙秉鉉為吏判朴晦壽為兵判○以李光正
為戶判○領相趙寅永所啓近來位著非不濟：而
資歷人地之可合進用者亦多其人行副護金英淳

俞星煥趙鶴年金箕晚姜時永并亟卿陞擢何如上
曰依為之○右議政鄭元容劄子曰伏以臣於日昨
公退之路有民抱狀疾呼其情切急故取覽原狀則
南部諸民之為崔氏訟寃也崔以良民被捉於捕廳
而其隻李氏賂結校屬設計圖害云故聞極驚駭去
付秋曹使之查問其虛實矣即見各人招案則所謂
李氏苦其債主崔氏之索償乃生暗地除去之計誘
喉捕校冒加賊名從施惡刑期於掩殺而捕校亦以
初無執贓而受囑捉治節：目暇單招對賈情偽畢
露究心譎計吁亦痛矣捕校如是橫恣平民莫可支

保故偶或誤捉自有當律况此事之非由於誤而用意故犯乎且以李氏言之誣人惡名猶極重罪况其意之不止於誣而陰計戕命乎奸民猾校之互相締結蔑國法而敗民信胡至此極此不嚴懲實凶後弊所犯諸人當自秋曹各罪其罪而捕將事誠不勝慨歎當初知有民訴一不盤究惟聽校言任其所為使良民而被橫戾者安得免溺職之責乎該捕將捧現告施以譴削之典宜矣荅曰所陳事實果如此則捕將事殊甚駭然所請依施○領相趙寅永劄子曰伏以臣即伏見右相劄本與聖批下者捕廳事誠萬

萬駭歎將臣勗處亦云輕歇第臣於此事實有所不敢自安者不容不歷陳首末矣日前有鑄洞之民成羣來訴者招問事端則乃此事也臣雖愚昧豈不知若致誤捉則此大凶禍禍之疾若廟堂之檢飭而捕廳規制自未嚴秘本事未覈之前惟其橫罹從入元不得徑先攘掣者即以該廳事體不如此無以調最故事臣職無所識妄竊以為恪遵故事庶無大失遂乃曉諭於該民人等曰穿窬之行即暮夜之未知竊盜之事非衆人之可聞則汝輩亦何以證保於該廳未覈之前乎若自該廳覈之而實狀未得真贓未執

則如是然後汝輩又為未訴未晚也平民誤着豈無
當律姑為退待為可矣今因秋查前後事實乃如是
登諸文字則臣之莫察民隱遽退民訴者愧莫甚矣
溺莫大矣茲敢短劄首實仰冀當勘之律伏願聖明
亟賜處分以屬具臣焉荅曰事因捕廳諭退羣訴自
是事體之當然則在卿何引○右相鄭元容劄子曰
伏以臣即伏見領相自引之劄臣滿心惶恐靡所容
措臣於伊日見民狀之事因刑獄故使秋曹一番覈
實矣今讀劄辭臣之輕處錯誤之罪始乃恍惚悔之
曷追美使臣知該廳條例之有碍則寧有是也若使臣聞

首席曉諭而姑退則寧有是也臣愼事而全未周慎
過事則輒多尤咎昧例欠量信心徃情即臣一生病
痛知臣罪臣惟在於此而今茲之舉所失非細上係
刑政下乖事面謗議姑舍狎不自愧凡百有位勿論
尊卑事由自己而致使右僚難安則當之者之晏然
恬然斷無是理臣之今日所值惟有威罰盜被而已
悚溢之至冒死陳暴伏願亟降處分以安私分焉荅
曰國體自國體民事自民事則領相自引已極過當
況於卿乎○傳曰飭已施矣事段各異元戎之任不
可輕進前訓將李惟秀仍任○都堂錄會圈四點成

好謙金鏘金炳奎柳興奎李晉祥金鎮右俞錫煥徐
相教洪在龍趙然昌李濟達成容默朴商壽鄭基世
沈直冕金益文申泰運沈敬澤趙龜夏李玄切已上
取二十人○領相趙寅永疏答曰卿之重卜才為半
年又此引病誠非始慮攸及卿試思之今日國勢民
事宜卿言病之時乎卿之多病予所洞悉善加潤護
亦何妨於卧閣而至於請息乎甚非予小子倚重委
畀之本意卿其諒之、、、至於藥浼之任例多
均勞今姑許副○備邊司以權大冑為江華留守
八月領相趙寅永劄曰伏以臣昨伏見高原即守金

有喜處分之教既嚴且重至為勸當有足以振舉顏
經警飭具僚臣誠欽仰萬、第伏聞有喜真有實病
非欲全出於規避不卦之計云本狀果如此似不無
一分發怒之端而直施配典終有欠於綜核之政且
伏念該倅以擇差之人居官已過周歲弊邑漸有頭
緒屬之生手前切可惜以臣區、愚見欲望我殿下
曲賜日月之明特寢雷霆之威怒仍使之仍其前
職略加調治從速下送以責來效則在刑政有洞察
之差在邑事無中廢之歎故敢共冒陳惟聖明裁之
答曰所陳誠然依施○傳曰訓將有鞠之代格使趙

秉龜除授○傳曰樞使有副之代李完植除授○以
柳基常為樞使○秋到記講幼學姜在橫製述生負
具相殷并直赴殿試○領相趙寅永疏答曰前批已
為洞悉又此陳愚何也卿之善病固所諒悉即舊疾
也非別崇也藥餌調護自當差復以卿精力亦可強
勉抑不念國事民勢茫無涯畔而猶為辭免言乎卿
試思予倚畀之眷卿擔荷之誠則公私之分有不待
兩言 卿之起居任便又不以居位去位有間則予
不多詰卿勿更煩○日次殿講比較幼學趙龜植直
赴殿試之次金○傳曰日次殿講連為設行即培養

成就需用他日之意也日前兩儒生之二十次比較
者可知其任課之鍊熟予甚嘉之然而此不過通一
徑耳今若欲專任文臣輪講之例使今年并日次講
者明年輪講他徑耳明年又用是例則不出三年當
盡通三徑其於勸課之方不為無助今禮堂議大臣
以稟○禮曹啓曰日次儒生輪講就議大臣則領相
趙寅永以為即以日次殿講三徑事有禮堂就議之
命矣臣即伏讀聖教下者量出於勸課儒生作興人
才之盛意雖虞之教胄周之譽髦無以過此况有專
任文臣輪講之可虜照乎者臣誠欽仰積款不容更

贅愚見而第臣又有考不謬而貢不惑者如此附之
焉臣謹按朱夫子語錄有及科弊厘革者而不過於
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卯年以三禮取人午年以春秋
三傳取人俾於三年之間舉在下皆理會此三經三
禮三傳取人如是周而復始而已臣竊念此訓允為
漸摩成就之要式詳密經系明備後惟有致意於
此者莫以加矣今此聖教實有與紫陽所論不謀而
同者合符契者苟如是也凡今冠儒服儒應是講者
進可以修明經術為朝廷需用退可以不失御黨間
老師宿儒之名而其為俾世道而闡文教豈有急於

此哉臣謂即今禮堂撰出應行節目先為啓下後頒
之太學以為永久遵行為急云左相金弘根以為臣
自聞昨日之次儒生屢十次比較之事雖在病伏無
省之中尚有所聳然而喜甚者誠以作興培育之功
驗於六七朔之間已自如此今承聖詢尤不勝欽仰
讚誦夫取士當以經術今古不易之理也而後人用
力萬不及於兩漢專門之學捷歧管取恒坦於已
熟已習而已不免有僂滯剽獵之患故昔在中廟盛
際重臣金安國請以每式年歲試一經畧倣朱夫子
定論者其義至深遠也况文臣專任之以年輪講自

是良法則施之於日次儒生俾有其據其在求會通
祛固窮之功灼見其收效甚博不止於口耳之業而
家讀戶誦丕變蔚興之美可立而俟也區、於此無
容更贅而如是定式之後應講考講之際只主音讀
不務究於文義徑旨則此所謂口耳之業也雖多奚
為哉臣謂春曹節目講定之時此一欵另為開明俾
有以今晚諒恐好矣云右相鄭元容以為育材先宜
勸課士先尚徑術故儒生殿講之始以周易一徑
者變而為七書及點之例又變而為三徑稟旨之規
且專徑文臣及抄啓文臣試講皆以輪回為式蓋課

程則漸工業則欲其博通也今此日次講生分年
輪講之教宸念特軫如師訓蒙培養之學儲他日朝
廷之需用溫澤之篤則期三徑章句之通釋庠序青
衿之列孰不鼓動而興起哉春詩冬書家弦戶誦人
才之作成文風之彬彬將復見虞廷教胄之美周室
思皇之盛臣不勝欽歎贊頌之至、若考講規例之
博攷房援當自春曹講定遵行矣云大臣之議如此
上裁何如傳曰依大臣議為之○傳曰刑判加望以
入○以金興根為刑判○備邊司以李憲球為平安
監司

九月領相趙寅永所啓題之規以四書中大文載
某章某註起頭而今番二所題泛該視聽言動而
猶引程子四勿箴問則論語本旨非曰有差題
段終違舊式不可不畧示警責二所上試大成尹○
秀施以罷職之典何如上曰依為之○傳曰是月七
日文孝世子周甲之辰也當日孝昌墓遣重臣撰行
祭設行○傳曰陵行時堂下官青色帕裏之度通惟
出於節用之意而終與古制有違當有一番詢問而
處之遣史官問議大臣亦令兵禮判收議以入○問
議于領相趙寅永以為章服度通大函朝儀有不可

輕易草率乍行旋改以取銷刻說故、相臣李恒福
在宣廟服色改定時獻議而前則決不可變紅為青
今則亦以為不可變青為紅事係久遠未敢知伊時
採用與否而此言議與今日下詢事或可擬考則臣
惟盡精竭慮援據古今豈敢出於故相臣已議之外
哉然而以其獻議之意規之或紅或青元無定論特
以數年之間紛、更改為有傷朝家體面故也况今
下教悌重在於古制則差與故相臣獻議事畧有不
同臣亦不敢硬執而第今凌行日子未及一旬遽下
換青復紅之令則務量事勢實有行不得者此亦故

相臣敵議中宜令禮官預定期限之意也云左相金
弘根以為堂下官帖裏之章行時用紅色則古制也
疫通直不過節糜費軫侈習之舉而第以青色陪扈
終有欠於儀容物彩之盛故果不無廷紳間參差之
論矣今此下詢寔出於復古因舊之聖意臣意則一
依從前已例許用紅色無容更議矣云右相鄭元容
以百官章服實係朝儀堂下官之郊外動駕時紅色
帖裏即續大典所載而英廟朝紅袍改以青綠時有
戎服則仍定續典之教耳前青色改用雖出於一時
省費之意而果不能無欠於儀章之間今此紅色之

復用非既改而又改也即就其時疫通之舉而遵目
前久行之制也俯詢之下臣無容他見矣云矣敢啓
答曰諸議既如此依議施行而今番則期限甚迫待
明春章行為之○傳曰懿陵綏陵親祭時陵官陞叙
守僕負役及太廟舉行守僕等令該曹考例施賞○
領相趙寅永疏答曰卿之必不可捨予猶予之必不可
捨卿正宜上下協心以幸國事而卿之言病至再
至三息：如此：非但予所洞悉卿必不以必不可
去者請去則許久相持亦非優禮元老之道所請特
為勉副俾便卿心卿其諒之惟非予於前批以居位

去位為言者特由調病之無間於彼此也然則卿雖
辭免其為居位之無間彼此一也予既體卿苦心卿
頒禮予至意○注薦趙秉駿李參鉉金益鎮張仁遠
李裕元李敬溥_{人六}○九日製居首進士洪鍾英直赴
殿試幼學入格者特赴益該會試
十月領府趙寅永所啓臣方登筵有所提舉者是年
是月即古忠簡公洪啓迪誣獄慘服之丹回甲而其
祀孫明燮以公州前任事方配忠州罪名不至深重
而適會此時直之謫籍終有欠於朝家惻恤之意故
敢共仰達矣上曰特為放送○傳曰今日：次殿講

四學東齋儒生舉皆不赴云未知緣何事端而寃具
實則自悌於王命之力抗士習之角勝也世道至此
寧不駭惋終富有嚴處之道而今日：次講姑先撤
罷不能檢舉之津長施以譴削之典具代行副護李
啓朝除授使之當日內修正單子以入先舉行後謝
恩講則明日更試於仁政殿考官仍用命官舉行○
傳曰儒生書啓屢度催促尚不捧袖不飭之坐直承
旨推考○傳曰日次儒生殿講通生負洪祐命等五
人略生負洪莘謨等二十五人粗進士徐敬淳等九
人并令該曹考例施賞○傳曰日前東齋掌色果何

為也義理乎情勢乎此輩事予惟不能索言苟有一
半分嚴畏君父之心寧用若是然而此輩無足責也
即其父兄之責也果有父兄教飭豈至於此等駭愕
從恣之舉乎此非但今日君徂臣分世道士趨之壞
敗無餘而已所當嚴加處分而其在不治之義反不
如畧施責罰使之警惕之為愈東齋掌色之首倡及
不赴舉儒生一併勿限年停舉錄名以稟○京圻監
司書目陽川呈以左相金弘根上疏上送事答曰顧
今資對久曠廟務多滯諸道年分尤係時急卿之遠
茅予日望之此際巧免之章曾是意慮之外自卿既

卜予之所望於卿者即上而進下而殫壓俾我民
國永、有賴故至有昨冬手批而卿亦間當登送差
疾雖所奉念善加調護自當勿藥豈至於此而仍
還鄉第便請釋負乎甚非予小子終始注意之本意
只以涼德之不相孚自愧也至於沐致之請尤萬、
過矣予不多誥卿具深諒益加將提從速造朝以副
予如渴之想○京圻監司書目始興呈以左相金弘
根上疏上送事答曰卿之所患非不念之而予所以
倚畀企望者惟在卿勿藥而式適耳今其荐息大違
予志而卿既一向引病予又一向敦迫又非所以敬

禮大臣之道中書之任特為勉副俾便卿心卿其安心調理俟間還第勿以時原任為間益進以箴儆之言是予區區之望也

十一月傳曰此大臣究識之宏偉秉執之峻嚴固何如而登庸無幾施措未展才許釋負逝單遽至驚歎之外曷勝愴盡卒判府金弘根表：奠諸節自當照例舉行祿俸限三年輸送嗣子待闕服調用成服日遣承旨致祭○傳曰水原留守權敦仁拜相○備邊司以朴永元為水原留守○差趙秉鉉為宣惠堂上○傳曰自卿特擢之初予欲有心腹洞諭者而齋居

曰予之企待於卿者固切矣敦飭於卿亦竭矣而卿一至於三中書之規例已滿廟堂之機務方處卿何不勉回初心用副至意而一向追托虛度時日上下相持徒煩往復乎在予則務盡敬禮以乎感為期而已在卿則克思眷注以替衰自任而已此以義端恐加減他一半分不得矣予不多誥卿須深諒○傳曰卿之三疏以前有可為鄭重於禮讓三疏之後又豈有持疑於去就而牢定確守殆若防限之不可移易者誠是說不去而究不得也卿本非艸野踈迹之輩即是朝廷崇顯之地則今日三事之任不

過一階之進特與卿大夫具僚擔着不同耳至於民
國之憂君臣之義豈有異哉然而在前則夙夜勸翼
在今則終始避避亦或為夷陰燥濕揀擇難易之分
數同然乎世道之難平俗尚之漸下民心國勢之
收拾徑持固如卿前後控辭而惟其如是也故擇之
而任之委之而望之實在於卿也卿若以古人開誠
布公集思廣忠自期而自勉則又何其自劃為也惟
卿念我事借承旨更為傳語期於借承○傳曰願
臣足以勉回卿心而在卿追先之義體國之
誠豈可以一凶辭免為節乎况卿因此去就許久拙

未遑荒悒如結卿試思之今日事勢果何如也世道
人心國計民產有百可愛無一可恃而予以冲年托
以冲年托于兆民之上而仰成國理者即惟曰二三
大臣不幸蒼蒼倚毗之地凋落殆盡三公未備左揆
狎賢則悠、萬事豈有先於擇相而夾輔乎然而擇
相之道自古有艱匪德無以持重匪才無以制繁才
德兼備可謂相矣是豈易言哉予於是左付右度量
能計功則惟卿以端凝之度明達之識綜鍊之猷典
贍之學克承儒家之徑禮寔蒙先王之知遇內外踐
履嘉績茂著採之樂人之誦其在小子之心有不待

金甌之卜吾之相捨卿伊誰遂乃斷然不疑畀之以
均衡之職任之以匡弼之責卿其克思追報益勉殫
竭卽速造朝弘濟王室無以中書三讓作文具也事
遣史官傳諭于右相○傳曰前有上來之旨猶下敦
勉之教側席之念計日以俟乃者直向郊茅漠然無
變動底事豈豈予眷々注意者哉昔我甫廟在宥卿
之先祖文純公以儒賢拜是職而道義講學所推扶
持我邦國培植我士林至于今寔有賴焉時措之宜
上復維朱而其在于卿曷可不克繩先武以趾 差
乎卿之出入宣力三十年所崇秩峻望民庶已久此

君臣上下相須成體之義諦耶一陽初復庶品維新
較前倍切茲遣近侍申諮至意卿卽命駕
更虛徐事遣史官傳諭于右相仍與偕來○右相
權敦仁疏荅曰予於卿有必致之心卿於我無可辭
之義則何其不諱之甚而屢控之至此也予之擢卿
而任卿者非有私好於卿也卽卿匡濟之才亮弼之
志重之以閱事理鍊時務足以調劑彌綸俾我民國
永有所賴焉耳以卿衡度苟當斟酌於進退辭輕重
大小之分而尚不動念一例牢謙無或情志之不相
孚敬禮之不能備歟予誠思之又思不得其說茲煩

申復望有感卿勿更事其續即起膺命○傳曰有具
才而無其位與其位而無其才者皆無論已若其
有可為之才當可為之位而又得可為之時則雖古
名臣碩輔斂退之士未或有終始辭其者蓋以蘊抱
之展施君子之素願也界付之對揚人臣之常節也
豈非家國有先自主兩榮之會哉卿之以疏以奏予
之以批詔亦云屢矣尚不能挽卿之執而致卿之出
誠淺儂薄只自慚歎雖然所任於卿者重故所望於
卿者亦不說之詳而勉之切卿頃諒之○事
遣承旨傳詔予右相仍與偕來○右相權敦仁疏答

時登庸尚云晚矣又可以逡巡退讓拘於細節也
則即卿所以殫匪躬之節效國耳公耳之誠者也卿
何執謙而不為之直前擔斧乎君臣之間貴在相孚
求助之急一日如年茲不多誥更申前諭望卿以駕
屨為念事違史官傳詔予右相○右相權敦仁疏答
曰卿以前論中才德二字反復為說者說之雖是辭
焉則非卿豈非其人哉罷識行能有不可乎位次聞
望有不可乎予則曰不必也求惟在於卿○何若是
邁乎揆地之共貞在於卿庶僚之協恭在於卿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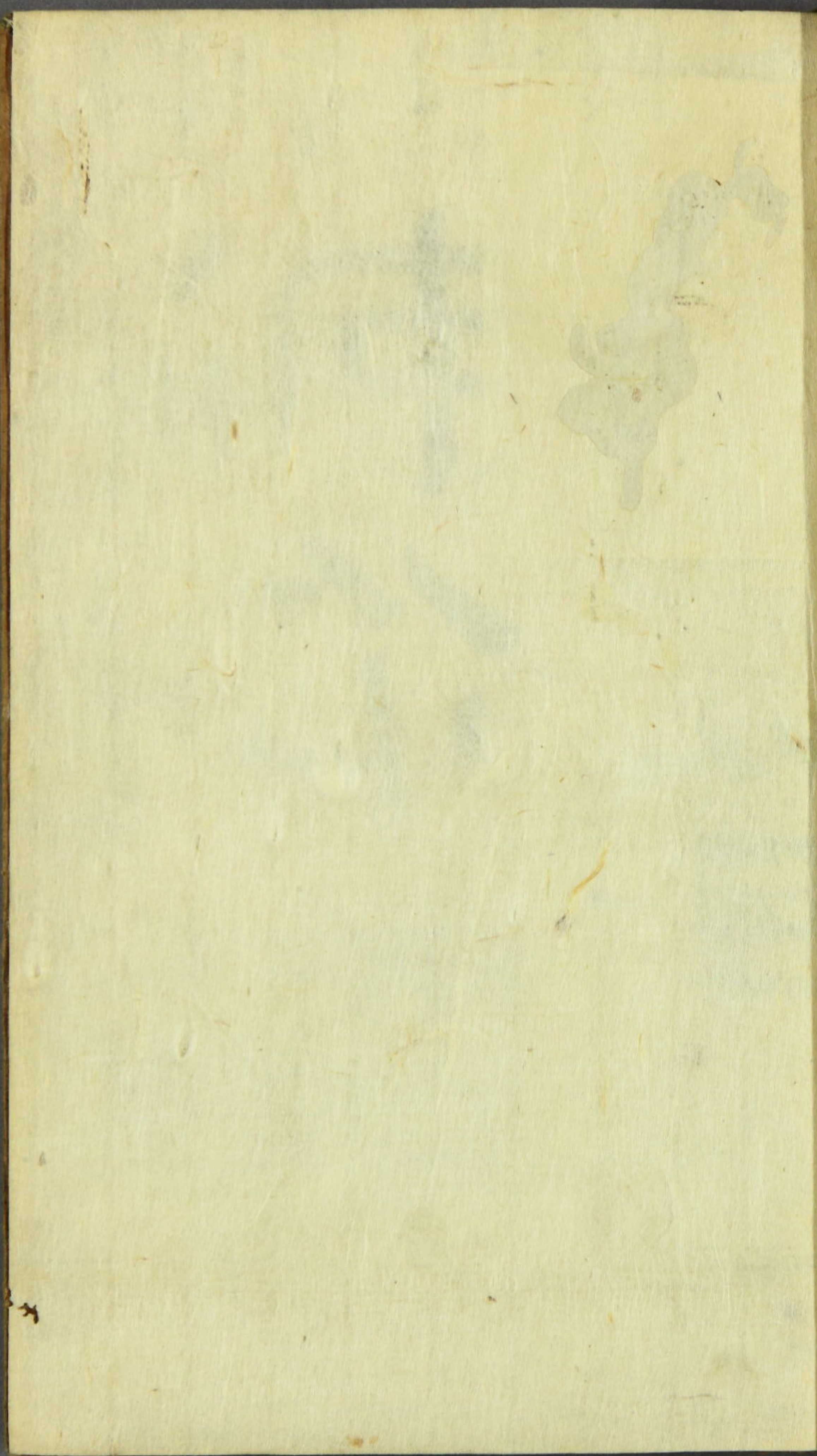
昧之交修在於卿。若幡然改圖毅然自任不日造
朝毋曠稅務則其在慰朝野之望幸民國之事當如
何哉卿須追先正貽後之訓念小子由中之謫即起
膺命用副渴望○傳曰卿既卜予日注想而已閱一
旬尚無動靜洞苑之極不覺丙枕之屢興也卿逆死
意於世務國事不然乎顧今民產日縮朝象日卑寧
乎如屋之傾甍之漏乎不宜沁泄恬嬉而卿乃雍容
自暇規於尋常之辭受之節則其與予所翹行得
之也而予既托之以股肱卿當效之以心膂者豈非

屑於荒郊雨雪之餘者尤為予不遑自寧者也卿須

事階乘承旨更為傳語期於階乘

十二月政院啓曰即見司寒祭獻官宋宗洙書啓則
昨日和昏壇西失火近及壇上始得撲滅云享祀法
意何等慎重而有此意外之患事未前有萬、驚駭
不能檢飭之獻官東冰庫官負祭盃并所當重勘而
本院請推之外無他可施之罰何以為之而當初失
火之下吏不即待令之壇直等并令該曹照法嚴緝
何如傳曰允拿慶○柑製幼學金永爵日次殿講幼
學金敬鉉并直赴殿試○兵曹州訖再昨日各門守

門軍薄衣摘奸命下之後彭義以肅靖門初不摘奸
直以下直薄着混入書啓云奉命舉行何等嚴重而
宣傳官之初不躬行如是書啓書萬：驚駭當該宣
傳官為先汰去其罪狀令該府拿問嚴勸事傳曰宣
傳奉命何等嚴重而似此欺罔曾所未聞當該宣傳
官不可尋常處之自卿曹嚴棍三十度後令該府絕
島定配○傳曰前洗馬姜必孝以正廟朝朱書被逆
人年迫八十尚在泰下云今日政叅上擬入

This page contains a table structure. It features a rectangular border drawn with dark ink. Inside the border, there are several vertical lines that divide the space into columns.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but no text or data is present within the table cells. The paper is aged and has some light blue and yellowish stains, similar to the adjacent page.

